

著 納 伯 蕭

姐 蒂 康

譯 竹 瘦 陳

書叢藝文西中

編主閣清趙

妲 蒂 康

譯竹瘦陳 著納伯蕭

行印局書西中

蕭伯納及其『康蒂妲』

一、走進劇場

一八七六年，愛爾蘭青年蕭伯納，抱着『教育倫敦』的使命感，來到了倫敦。這位未曾受過完全教育，而在本鄉杜柏林一個地產公司當過五年小職員的青年，幸虧威廉·亞徹爾(William Archer, 1856-1924)獨具慧眼，將他荐於士林。亞徹爾是一位著名的戲劇批評家，他的那部『編劇術』(Play-Making)，即在今日，和那美國培克(G. P. Baker)教授的『戲劇技巧』，還算是編劇方面的兩大傑作；他第一個將易卜生介紹給英國觀眾；而又作一部鬧劇『綠女神』(The Green Goddess)，曾先後在倫敦紐約上演，都很成功。且說那時亞徹爾正在『佩爾梅爾公報』(Pall Mall Gazette)擔任書評記者，便

介紹蕭伯納爲該報撰述書評。他的來意既在教育倫敦，初次得到這個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鬆，他憑着他那敏慧的頭腦，犀利的文筆，一時頗引起讀者注意。天幸他有一位富於音樂天才的母親，所以他在藝術方面素養甚深；嗣後他又任『世界』雜誌的繪畫評論記者；『星』報的音樂評論記者；以及『星期六評論』的劇評記者。結果，他那姓名的三個縮寫字母 G.P.S.，名震一時。

亞徹爾不僅將他引進文壇，而且亦是慫恿他作劇的第一人，因爲兩人關於戲劇的見解相去甚遠，而初次合作不幸慘敗。在十九世紀最後一二十年間，英國劇場深受法國友仁，斯科利伯（Eugene Scribe）那一派『巧湊劇』（Well-Made play）的影響，專重結構，情節荒唐，人物離奇，舞台與人生完全隔絕，而威廉·亞徹爾便是擁護這一派的健將。至於蕭伯納呢，攻擊這派劇本，不遺餘力，認爲劇場是發揮議論，宣傳思想的地方，而劇本須以啓迪觀衆，有益世道人心爲主。兩人立場不同，所以無怪不能『集體創作』。約在一八八五年，亞徹爾提議兩人合作一部劇本；先由亞徹爾想好情節，根據

法國格式規定結構，而由蕭伯納填上對話。但是蕭伯納寫完第一幕之後，既與那種巴黎式樣毫無相似之處，又與亞徹爾原來情節，大相逕庭，因此無法合作下去，幾至交惡。蕭伯納非特不承認第一幕有什麼缺點，反而對於亞徹爾的藝術信仰，痛下針砭。他說：「你的編劇藝術，不是活的藝術，而是製造蠟花的技巧。劇中角色都無人味；他們沒有政治，沒有宗教，沒有經濟困難，沒有性愛。對了；沒有性愛。雖則他們認為性愛是編製劇本的唯一題材，但是他們到底不知性愛為何物；他們認為決鬥，離婚手續以及婚姻法便是性愛。我將這些機械式的廢料，留給那些不會要古典把戲的可憐鬼，而讓我還是去耍那古典的把戲。真正的劇本不是構成的；而是像鮮花一般長成的。」〔註一〕

我們從這一段話中，便可略窺蕭伯納作劇的態度。他作劇本，總以鋪陳某種觀念為目的，所以其劇本的趣味，不在外形而在內容，不在動作而在觀念。他忙於解剖人類的內心生活，嘲笑人類生活中的虛偽妄誕，發揮他的一套哲學，宣傳他的某種思想，所以無暇顧及玲瓏透剔的編製技巧。他嘗自稱他的作品為「一套古典式的世俗喜劇。」狄金生

(Thomas H. Dickinson) 在其『當代戲劇綱要』(An Outline of Contemporary Drama) 中亦謂：「在仲馬的劇本中，觀念是動作之明顯的副產品。在易卜生的劇本中，觀念寓於動作而不明顯。而在蕭伯納的劇本中，觀念規定動作。」〔註二〕

蕭伯納雖然抱定這種宗旨，但是到底敵不過當時的風氣，所以那部處女作寫了兩幕之後，只好束之高閣。直到八年之後，在一八九二年，受到格林 (Jacob T. Grein) 的慫恿，他才續成第三幕，題名『鰥夫之室』(Widower's Houses)，並於是在獨立劇場 (The Independent Theater) 演出。獨立劇場對於現代英國戲劇貢獻甚大，易卜生和蕭伯納的劇本能與英國觀眾相見，全靠這個劇場。這個新劇運動，導源於法國；翁德萊·翁杜安 (Andre Antoine) 於一八八七年在巴黎創辦自由劇場 (Theatre Libre)，又名翁杜安劇場 (Theatre Antoine)，以便演出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劇本。德國荷拉姆 (Otto Brahm) 霍卜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等九人聞風而起，組織九人委員會，於後二年創立自由舞台協社 (Free Stage Society)，以爲響應。這派

自然主義戲劇運動，不久即由格林而波及英倫。格林原係荷蘭人，後歸英國籍，一八九一年在倫敦托特納姆考特路（Totterham Court Road）創辦獨立劇場，並請英國名小說家梅列迪斯（George Meredith）與哈代，戲劇家平內羅與瓊斯為顧問。當年首次上演易卜生的『靈鬼』，次年即演蕭伯納的『傑夫之室』。

劇作家與劇場，正如中國俗話所謂英雄與時勢一樣，是相生相成，互為因果的。我們雖不能說當時若沒有格林的獨立劇場，蕭伯納就不會很堅決的以戲劇為發揮其思想的工具，但是我們可以說，『傑夫之室』的續成與演出，給他極大鼓勵。我們看蕭伯納在一九二一年所出一部批評序文集言上所載給格林的信，便可知道。他那信上寫道：『自你像瘋子一般開始作一種表面看來毫無希望的企圖，想使英國劇場能與當時文化發生一點關係，距今已將三十年。馬修·安諾德（Mathew Arnold—英國大批評家）早有此意；可是劇場中人竟毫不理會他，因為他們根本不知有馬修·安諾德其人。……當你初次不計成敗，在報上刊登廣告，謂以前所未聞的獨立劇場，將於某星期日晚或星期一

下午，演出一個前所未聞的劇本……而報上便聲稱該劇場經理，應以鎖設妨害公共治安的機關而治罪，又謂你及其同謀犯外國惡棍易卜生，顯係低能白癡應予驅逐的時候，你不啻在隄防上先打一個洞，而滔滔洪流終於決隄而出。當時你宣稱，要將會被劇場經理所橫加抑壓的英國戲劇寶藏，發掘出來重見天日，結果你發現所有劇本，除了我那八年前擱筆的一部未完劇本的兩幕以外，都已上演過；多虧你這獨立劇場，才使我續成那部劇本。……其後接踵而起者，有「武器與武士」的演出，霍尼曼小姐（Miss Horniman）在杜柏林和曼徹斯德兩地創辦預定劇日制劇場〔註三〕，舞台協社的組織，以及格倫維爾·巴克（Granville Barker）在考特劇場（The Court Theatre）日間試演「康蒂姬」等……〔註四〕

二，新女性觀

蕭伯納寫劇既以發揮議論，陳述思想爲主，所以極不贊成「爲藝術而藝術」的難度。他曾說：「我若僅因「爲藝術」之故，便懶得費力去寫一句。」〔註五〕他並不是爲了娛樂觀衆而寫劇本，却是爲了教化觀衆而寫劇本。他像易卜生一樣，心上先有某種觀念，而後編排情節以證明他的觀念，尋找角色作他的代言人。所以狄金生說：「哥德以後，劇作家之觀念，捨其所寄託的形式而外，觀念本身具有價值者，僅蕭伯納一人而已。」〔註六〕可是他到底是一個劇作家，並不專以說教爲能事，他另有一套劇作家的本領。他彷彿用「笑」的糖衣，包着「教訓」的丸藥，塞進觀衆的喉嚨裏去。「我當然得承認，甚至要像那「古舟子詠」中的老水手一樣，如果要使參加婚禮的諸位來賓聽得入迷，不爲悠揚的笛聲所擾，我非將故事說得津津有味不可。」〔註七〕關於這點，「他當然已經得到成功，」毛根（A. E. Morgan）曾經說過。「他精密觀察人生和當代文明，」目光之敏銳，爲其任何同時作家所不及。他唯一的目標，在於闡明真理。他以高超秉賦來批評人生，他以偶像破壞者的幽默和熱情，將他所破壞的偶像擲到舞台上。但是他

的貢獻，不僅止此。凡他所破壞之處，他又重行建設。無論如何，他在某幾部劇本中，確曾論及人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事實，且以一藝術家的手腕，建立他的人生哲學，以列入羣。那種人生哲學，並不盡善盡美，亦非毫無遺漏。然而對於人類思想，以及解釋人生的大糾紛，他的哲學到是一大貢獻。『註八』

蕭伯納具有明察秋毫的眼睛，淵博精湛的知識，而又天性談諧，富於機智；所以他要攻擊人間의 愚昧虛妄時，皆以嘲笑의 筆墨出之。他不像寫實派一樣，紀錄人生的真相；他亦不像理想派，描寫他所理想의 世界。他只抓住了人間의 缺點，以及實際生活中與他的思想背馳之處，便單另提出來，誇大其辭，叫人看了啼笑不得。凡喜劇家都是諷刺家；此言信然。例如他的處女作『縲夫之室』，便是諷刺分明是自私自利，却滿口責任義務。『武器與武士』便是諷刺戰爭與軍人之作。

除了諷刺人間의 虛妄以外，他對於男女兩性關係尤多創見。他描寫戀愛，一種偉大浪漫的濫調，大胆發揮他的一套哲學。他認為戀愛是一種偉大的宇宙力。一般人的戀愛

在戀愛中自居於主動地位，而其實却處於被動地位，不過是『生命力』（*Vital Force*）的奴婢而已。一般人又都以為在戀愛中，男子是主動，女子是被動，男子是追求者，而女子是被追求者，其實大謬不然。在「人與超人」中，作者借約翰·譚納（*John Tanner*）之口，發揮他的戀愛觀道：「你以為你是在向安（劇中女主角）求愛；你是追求者，而她是被追求者；以為殷勤求愛，說服勸降是你的本分。傻子啊！你才是被追求者，打了記號的獵物，你是命中註定的犧牲品。……女子的任務，在於愈早嫁人愈妙；而男子的任務，却愈晚娶妻愈妙。」（註九）嫁人生育，乃是女子的天職。大自然將人類分成男女兩性，而視女性較為重要。凡屬生男育女，綿延種族，皆須歸功女子。然而單靠女子，並不足以完成大自然的使命，必須以男子為工具，以補不足。所以女子必須主動，追求她的工具——男子。可是此處所謂「主動」，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因為女子所以要如此，不過是遵奉生命力的命令而已。女子犧牲了她自己，而又毫不躊躇丟犧牲男子。關於這點，法國當代批評家莫洛懷（*Maurais*）嘗作一妙喻，謂「蕭伯納認為，

女子之抓男子，猶如警察之抓犯人。」〔註十〕

蕭伯納的兩性觀，概如上述，在『人與超人』一劇中，尤發揮盡致。茲根據以上所述基本觀念，進而研究『康蒂姐』一劇中的主旨。『康蒂姐』作於一八九七年，先『人與超人』六年，然他對於女子的觀念，前後如出一轍，不過注意之點稍有不同而已。

女子既屢替天行道，追求男子，維持家庭，生男育女，則女子儼然爲一家之主，強於男子。因此，女子天然有一種保護本能（Protective instinct）。她不僅保護她的子女，而且保護她的丈夫。蕭伯納這種看法，顯與傳統的世俗之見相違反，彷彿是一種僻論（Paradox），可是他却寫出一部美妙動人的劇本，使我們恍然大悟，相信這是事實。

兩個男子同時都愛康蒂姐：一個是文弱驕腆，敏感熱情的十八歲詩人馬奇本克斯；一個是她的丈夫莫賴爾牧師，體魄魁偉，仁慈和悅，熱心基督社會主義，擅長說教的中

年人。詩人拜倒康蒂姐，深切了解她，且能使她幸福。而那個牧師雖然鍾愛他的妻，却並不了解她，分明是在她的羽翼之下過生活，而反以爲她全仗着他的保護。他曾對那個詩人說：「哦，要是她一旦發了瘋離開我而跟你去，那末誰來保護她呢？誰來幫助她，誰來爲她工作，誰來做她孩子的父親呢？」馬奇本克斯深知康蒂姐的性格，便異常輕蔑的笑道：「她才不問這些淺薄無聊的問題呢。她反而要去保護別人，幫助別人，並爲別人工作——她需要有一個人使她得到孩子，好讓她去保護，幫助，以及工作。她需要一個重又變作小孩似的成人。哦，你這個傻子，你這個傻子，你這三重的獸子呀！」〔註十一〕。

最後，這兩個男子終至勢不兩立，便決定讓康蒂姐來任擇其一。這彷彿是一個難題，要是遇到一位感傷的虛僞的女子，她一定不能當機立斷，瞪着眼睛向他們看；或者低頭掩面，奮門而出；或者尖叫一聲，暈絕於地。然而蕭伯納筆下的康蒂姐，却是一位現實的女子（*Realist*），所以毫不猶豫的聲明她要「公開拍賣」，請求他們各人出一個

價錢。

莫賴爾（雖謙遜而實自傲）我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你，只有我的力量以保你的性命，我的忠誠以謀你的安全，我的才幹和勤勉以維持你的生活，我的權威和地位以保持你的尊嚴。凡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所應獻給一個女人的，盡於此矣。

康蒂姐（悠閒安靜）你呢，尤競？你貢獻什麼呢？

馬奇本克斯 我的柔弱！我的孤獨！我心靈上的需要！

康蒂姐（動容）你說得很好，尤競。我現在知道怎樣去選擇了。（她停了一下，細心端詳他們，似在權衡輕重。莫賴爾聽見尤競的話以後，崇高的自信一變而成心碎的恐懼，毫無掩飾他的憂慮之力。尤競亦緊張萬分，然不動聲色。）

莫賴爾（聲音哽咽）從內心慘痛的深處，迸出一聲哀求。（康蒂姐呀！

馬奇本克斯（異常輕蔑，自言自語。）懦夫！

康蒂姐（意味深長）我委身於兩人中比較柔弱的一個。（尤競立刻猜透她的用意，臉色慘白，像那洪爐中的鋼鐵一般。）

莫賴爾（現出萬事皆休的安謐神氣，俯首聽命。）我接受你的判決，康蒂姐。

康蒂姐 你明白嗎，尤競？

馬奇本克斯 哦，我覺得我是失敗了。他負擔不起這個重任。

莫賴爾（不敢輕信，陡然抬起頭來。）你是說我嗎，康蒂姐？

他們兩人中到底誰是比較柔弱的一個，這是一個問題。就表面說，莫賴爾是弱者。

馬奇本克斯是弱者。可是康蒂姐的看法恰好相反，這豈非一種辯論？馬奇本克斯那瘦弱失爲一具有真知灼見的詩人，所以立刻猜透她的用意！自認失敗。可是天下像她那樣聰明的人，能有幾許？不怪莫賴爾莫名其妙，就是普通觀衆或讀者，亦未必能窺破其中奧妙。我們且看康蒂姐如何解釋莫賴爾是「兩人中比較柔弱的」一個。

「康蒂姐……試問詹姆士（莫賴爾之名）的母親和他的三個姊妹，爲要免除他痛苦

切麻煩，讓他什麼事情不做，只管力求強壯，聰明和快樂，她們費了多少精力。而我一身兼做他的母親，他的三個姊妹，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的母親，試問我又受了多大犧牲。再問普羅雪和瑪麗兩人，那怕就在沒有客人來幫我們削葱的時候，家常瑣事是何等麻煩。再問那些要來打擾詹姆士，破壞他那美妙的教訓的商人，到底是誰來將他們敷衍出去的。凡是討好人家的事情，都由他去做；凡是得罪人家的事情，就該我來辦。我爲他建築一座安樂，恩惠和愛情的堡壘，而我常在門口巡邏，驅除各種瑣屑的塵俗煩惱。我使他成爲這裏的主人，雖則他並不知道，而且剛才他還不能對你說出所以然來。（婉言諷刺）而當他想到我也許會跟你一起走的時候，他唯一憂慮的是——我將變成什麼樣子！爲了勸誘我不要離開他起見，他就貢獻我（向前側着身子，每說一句話，便愛撫一下他的頭髮。）他的力量以保我的性命，他的勤勉以維持我的生活，他的地位以保持我的尊嚴，他的——（和緩的）呀，我將你那美麗的句子唸得顛

三例四，不成樣子了，對嗎，我的寶貝？（她溫存的將面頰依偎他的面頰

。莫賴爾幽（情不自禁，雙膝跪在她的身旁，現出天真直率的稚氣，擁抱着她。）這

都是真話，每一個字都是實情。我能有今日，完全是你手中的勞動，你心上的愛情所造成的。你是我的妻子，我的母親，我的姊妹，你是人間對我的一切愛護的總和。

康蒂姐（在他的擁抱中，笑問尤競道。）我是你的母親和你的姊妹嗎，尤競？

馬奇本克斯（作厭惡的凶猛之狀起立）呀，永遠不會這樣。那末，走吧，和我一起走向黑夜裏去！」〔註十二〕

康蒂姐既聲明「委身於兩人中比較柔弱的一個」，那末詩人尤競，馬奇本克斯只好獨自走向黑夜裏去了。

我們看了這個劇本，不禁會聯想到史特林堡的「父親」。史特林堡之作，雖是描寫

兩性愛中仇恨的悲劇，但是其中女主角騎兵隊長之妻勞拉（Laura）的思想，在本質上和康蒂姬的觀念非常接近，不過一個是帶點病態的，一個是較為常態的而已。

勞拉：你明白嗎，母親是你的朋友，然而女人却是你的仇敵，兩性間的愛情就是鬥爭。不要以為我將我自己給了別人；我並沒有給，反而從別人那裏取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隊長：這就像種族的仇恨。如果我們是從猴子變來的這句話說得不錯，至少我們應該是兩種不同的猴子變來的。我們當然不是同類，是不是？

勞拉：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呀？

隊長：我覺得在這種鬥爭中間，一定有一個人要失敗。

勞拉：那一個呢？

隊長：當然是弱者咯。

勞拉 而強者總是對的。

隊長 總是如此，因為他有權力。

勞拉 那末我是對的。(註十三)。

在兩性的鬥爭中，女性一定勝利。因為女性是人類的母親，而且惟有她才確實知道所生子女是真正屬於她的。

在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離家出走；在史特林堡的『父親』中，勞拉實行鬥爭打倒她的丈夫；而在蕭伯納的筆下，康蒂更進一步，在家保護她的丈夫了。

三、不朽著作

蕭伯納的『康蒂姐』並非喜劇，而是神蹟劇(Mystery 或稱 Miracle Play)。按神蹟劇原係中世紀的一種宗教劇，題材以聖經故事和神徒的平生事蹟為主，概用韻文寫成

每逢宗教節日，在教堂中演出，其後離教堂而至各大村鎮，將簡單佈景道具裝在車上來回公演，故亦名游行劇(Paseant)。劇詞長自一八〇行至八〇〇行不等。這種傳達神之使命的劇本，並非全部嚴肅正經，反而異常談話，插入滑稽的附屬情節，如「第二個牧羊人劇」(Second Shepherds Play)〔註十四〕，即其佳例。「康蒂妲」一劇，或許是在傳達一種新的使命，且帶喜劇風味，所以蕭伯納沿用這個舊名。

據一般批評家的意見，「康蒂妲」為蕭伯納的劇本中的唯一傑作。蕭伯納的友人和傳記家赫理斯(Frank Harris)曾說：「他(指蕭伯納)終於創造了一些不可忽視的東西，一些屬於英國文學的東西；我很高興的這麼坦白的告訴他，「康蒂妲」將成爲不朽的著作。」〔註十五〕克拉克(Barrett H. Clark)亦謂「就演出而論，「康蒂妲」是蕭伯納的傑作之一」。〔註十六〕而狄金生在「當代英國戲劇」(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England)中，稱這個劇本爲「近代絕妙的劇本之一」。…異乎蕭伯納的多數劇本，「康蒂妲」實是劇中之寶。」

舞台協社於一九〇〇年初次演出『康蒂妲』，由愛邱奇 (Faret Achuroch) 扮演康蒂妲一角。但是這個劇本在德國，由索爾瑪 (Agnes Sorma) 主演之下，首次得到普遍的 success。一九〇四年，英國名演員兼劇作家格倫維爾·巴克在考特劇場演出此劇，自任詩人尤鏡·馬奇本克斯一角，奠定了該劇場的事業基礎。一九二五年，在紐約由康奈爾 (Katherine Cornell) 主演，據一般批評家承認，康奈爾是歷來扮演康蒂妲一角的最成功的女演員。總之『康蒂妲』已成爲世界劇場之寶，一般女演員都以能勝任這個角色爲榮。前幾年，美國的『劇藝藝術月刊』(Theatre Arts Monthly) 上，還不時刊載『康蒂妲』的劇照呢。

「在蕭伯納的劇本中，所創造的最偉大的一個女性，是康蒂妲。」毛根教授在『近代英國戲劇之趨勢』中這樣說。「她並非十足的女權主義者，亦非「男性的」老處女。蕭伯納不失爲一眼光正確的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深知女子惟有在做人伴侶和母親時，始能獲得完全地位。這蕭伯納是一位賢妻，一位充分發展的女子。……她遠超過維多利

亞時代傳統觀念中的賢妻的理想。她明知欲完成其個性，勢非依賴她的丈夫不可；她並不追求或需要獨立，因為她明知所謂獨立，便是表示孤立與殘缺不全。可是她的依賴並無自卑之意；祇是依賴愛情與友誼而已。」〔註十七〕

赫理斯亦說：「我以爲蕭伯納在『康蒂姐』裏，不僅給我們一部偉大的戲劇，而且更重要的，創造了一個偉大與高尚的女性。在她的性格——她的長成與自覺——的描寫裏，蕭伯納的藝術，已經超過他的其他性格描寫了。：世上少有康蒂姐一類的人，但也有幾個；世界上因爲有了她們，而變得更好了。」〔註十八〕

康蒂姐是一個直率坦白的現實主義者，既不假裝正經，又不假裝多情。她需要一個美滿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觀念，並不基於婚姻制度；要是男女雙方沒有愛情，婚姻便毫無根據。康蒂姐很愛她的丈夫，所以當葛賴爾說起他信任她的善良與純潔時，康蒂姐便道：「呀，詹姆士，你真不了解我，說什麼信任我的善良和純潔。我儘可以甘心情願的將我的善良和純潔，給那可憐的尤競，正像如果沒有什麼來阻止我，我儘可以將我的

園巾給那凍得快死的乞丐一樣。請你信任我對你的愛情，詹姆士；因為如果沒有愛情的話，我就決不理會你那一番教訓——你那天自欺欺人的一番空話。」〔註十九〕莫賴爾雖然不了解她，但是竟做她的丈夫以完成她的使命而論，自較勝於詩人尤競·馬奇本克斯。她確是一位賢妻，不過並非依賴成性，三從四德的舊式典型，而是具有偉大母親，自我犧牲精神，而扶助她的丈夫從事社會事業的新式典型。她排斥浪漫的與感傷的舊觀念，當她和詩人臨別時，她要他低吟「當我三十歲的時候，她將要四十五歲了。當我六十歲時，她將要七十五歲了。」這兩句話以慰長思，充分表現出她的理性。年齡懸殊，在超現實的詩人看來，或許絲毫不成問題，然在康蒂姬，却認為這並非戀愛與婚姻的正常狀態。她很天真，可是亦很狡黠，她玩弄男子於股掌之上，但却不會傷害他們。蕭伯納自己說得好：「在傳統的觀點上看來，她是一個沒有「品格」的女人。如果她沒有思想與靈魂的力量，她將成爲懶婦與縱慾者。她的正直坦白的心性，是由於天然的因素，而不是由於傳統倫理的因素。」〔註二十〕

從海劇技巧方面來說，「奧蒂妲」豈不他最完美的作品，明淨輕巧，緊湊有力。

全劇三幕，正合亞里斯多德所說頭中尾三幕。而動作所發生的地點限於一處，時間並未超過二十四小時，尤為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如果仍以亞里斯多德的法則為評定劇本優劣的唯一標準，固然荒謬可笑；但是劇作家設想他的情節時，能夠顧及時間與地點的一致，劇本一定容易變得緊湊有力。聶考爾（A. Nicoll）教授曾說：「時間與地點的一致，不適用於某些劇本，確是實情；而近代表現主義派運動贊成簡短的風格化的場面，亦是千真萬確的事；然而在大體上，我們不妨承認說，正因戲劇本身表現某種集中的人生形相，那末關於時間與地點方面就有相當限度，劇作家在他的工作上或可大有裨益。」〔註二十一〕

全劇人物，異常經濟，除三個主要人物以外，祇有三個陪襯人物。那些陪襯人物的作用，幾乎全在烘雲托月，對於劇情的發展並無多大關係。不過幕前情節以及莫賴爾夫婦的性格，全靠他們襯托出來。

當小仲馬問他的父親編劇有什麼秘訣時，大仲馬便說：「第一幕要清楚，末一幕要簡短，全劇要有趣味。」威森·亞徹爾會說：「可是，如果第一幕中僅將劇情很清楚的擺在觀眾前面以實現大仲馬的要求，不能說是已盡能事；第一幕應該還得將觀眾向戲劇中心推近幾步，或者至少也得很清楚的指示出天邊濃雲密佈的所在。」〔註二十二〕按照這兩個標準來說，『康蒂妲』的第一幕真是上乘之作。其中不僅說明了人物的性格及彼此的關係，而且將劇情推近糾葛的中心。自馬奇本克斯對莫賴爾說了『我愛你的太太。』那句話以後，劇情急速向前推近，直到全劇終了，而無停頓。第一幕的閉幕，異常有力，不僅使得觀眾預知糾葛的實質，而且期待下文的發展。

第二幕承上啓下，是首尾兩幕的橋梁。三個主要人物的性格，在這一幕中得到充分發展。莫賴爾初將馬奇本克斯之愛康蒂妲視同兒戲，可是在這一幕中便覺嚴重，乃故意將康蒂妲父與馬奇本克斯以示豪放，而為第三幕讓她自由選擇的預備。而他這種豪放的舉動，又使第二幕閉幕更有力量。

在第三幕的四個場面中，有三個場面應該特別注意。一是開幕時康蒂妲與馬奇本克斯的那個場面，既有抒情意味，而又不落俗套。詩人的熱情，和賢妻的理性，在這一場面中表現得恰到好處。二是三個次要人物回來的那個場面。其目的方面是在交代清楚這三個人物，而更重要的一點，在最緊張的末一場面之前，插入一段喜劇的放鬆（Comic relief），以加強末一場面的勢力，而有抑揚頓挫之致。末一場面康蒂妲的選擇，是全劇的頂點，是一大篇案文章，又是在劇情之發展上所必不可少的一個場面。威廉·亞徹爾嘗說：「蕭伯納先生彷彿是英國劇壇上的白里歐（Berio），向來不受邏輯或其他事物的支配。可是他却創造了一個個真正含有藝術意味的必演場面（Scene a faire）的佳例。康蒂妲在莫賴爾與尤妮。馬奇本克斯之間任擇其一那個場面，使全劇有畫龍點睛之妙。已知他們的性格及彼此對於人生的態度之後，簡潔明瞭的逼出這個情景，實屬勢所必然。」（註二十三）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蕭伯納的舞台說明特別詳盡。這種風氣原係易

卜生所開創，不遍到蕭伯納手裏就變本加厲了。古代劇本，無論希臘或拉丁甚至依利薩伯時代之作，因當時演出方式異常簡陋，所以無需詳盡的說明，只標出上場下場就很夠了。自從印行劇本之風盛行以後，爲讀者方便計，劇作家乃寫較詳盡的舞台說明。此外，隨着戲劇藝術的發展，劇中人物亦由單純的典型進爲複雜的個性，於是劇作家亦得將此個性詳加分析描寫，方使一般人能夠澈底了解。可是蕭伯納還嫌易卜生寫得太少，結果他就寫得太多。這並不是他好弄筆墨，而是被迫出此。原來他最初作劇時，沒有劇場願意上演，所以只得『請大家來讀他的劇本』了。他自己曾說：『我的舞台說明比莎士比亚的更爲精細，其原因是這樣的：莎士比亚在劇場裏親自導演之下，祇需對白的說明書；然而當我開始我的事業時，我須以單行本的形式使我的劇本有一種整個的藝術存在，因爲在英國，我的劇本完全不能得到演出的機會，而在它們初次在舞台勢力的美國與德國，我又不能親自監督它們的演出。縱使這種親自監督是可能的，我還是會由莎士比亚與莫扎特的經驗得到教訓，不但要爲後代着想；而且也要爲大多數讀劇場過遠。不能

由實地的演出去認識戲劇作品的讀者着想。』〔註二十四〕

〔註一〕R. Andre Maurois : Poets and Prophets p. 67-8

〔註二〕見原書二〇三頁

〔註三〕預定劇目制 (R. peritory)，亦稱保留制，係與長期連演制 (Long Run System) 相反之一種演劇體系。長期連演制純以營業為目的，凡能叫座之劇，往往連演至半載一年以上，以觀眾之好惡為準。預定劇目則則反是，純以介紹新劇作家與新劇本為主，有固定之劇團，演預定之各種劇目，至於營業上之成敗，在所不計。此種劇場出現之後，劇作家可以不受商業劇場之壓迫矣。本文所指之二預定劇目制劇場，一為杜柏林 The Abbey Theatre，創設於一九〇三年，一為曼徹斯德之 The Gaiety，創設於一九〇七年。此外，英國劇作家兼演員巴克 (Granville Barker) 於一九〇四年所辦之考特劇場 (The Court Theater) 最為有名，蕭伯納與高斯華經

【註十二】同上

【註十三】August Strindberg: The Father (載John Gassner: *Treasur*
of the Theatre) 第二幕

【註十四】英國神蹟劇之流傳至今者，有四大套數 (Cycle)；而「第二個牧羊人劇」，原載威克斐套數 (Wakefield Cycle) 或稱唐納利家藏套數 (Tounely Cycle) 中，不著撰人，著作與演出時期約在一三六〇年至一四一〇年間。現代選本載有此劇者，如 Barrett H. Clark 之 *World Drama* (D. Appleton & Co., N. Y. 1933)

【註十五】赫理斯：蕭伯納傳 (黃嘉德譯，商務出版) 第二一二頁

【註十六】見 Barrett H. Clark: *A Study of the Modern Drama* 第二五五頁

【註十七】見 Henry Huizinga: *The Best Long Plays* 第五二七頁所轉載

【註十八】見蕭伯納傳第二〇三頁至二〇五頁

〔註十九〕見康蒂頓第二幕

〔註二十〕見蕭伯納傳第二一一頁

〔註二十一〕見 Allardyce Nicoll: The Theory of Drama (George G. Harrap & Co., London 1931) 第四十八頁

〔註二十二〕見 William Archer: Play-making 第一一五頁

〔註二十三〕見 Play-making 第一八〇頁

〔註二十四〕見蕭伯納傳第二八六頁

康蒂妲

(三幕)

CANDIDA By Bernard Shaw

康蒂如 (Candida)

普羅塞派·迦納特 (Proserpine Garnett)

詹姆士·馬伏·莫賴爾牧師 (The Rev. James Mavor Morell)

尤繞·馬奇本克斯 (Eugene Marchbanks)

波吉斯先生 (Mr. Burges)

亞歷山大·密爾牧師 (The Rev. Alexander Mill)

第一幕

十月早晨，天朗氣清，倫敦東北角上的一大區域，離開五月市〔註一〕和聖詹姆士街〔註二〕有數哩之遙，陋巷之中，濼隘污穢，腥臭氣同。這個區域，素以不時髦的中等階級生活著稱；街道廣闊；人煙稠密；當地的戲院，有不羈的洋鐵便池，急進黨的俱樂部，以及軌道，在那軌道上黃色厚輪驛日來往，絡繹不絕；而通衢大道之中，住家前面居然能有一片隙地作為花園，園中芳草萋萋，除自大門至二門那一段外，草上罕有人跡；一排幾哩路長的不差觀的磚屋，烏黑的鐵欄杆，石砌的階沿，石板蓋的屋頂，以及那些服飾寒儉的和衣冠楚楚的人，他們在街上走，多半沒精打采為他人的事情勞碌

奔波，凡此一切只有硬着心腸才能忍受的單調景象，使得這個區域益發毫無生氣。而祇有在倫敦人貪得無厭和譁生意氣的時候，才現露出一點小小的精力和熱心。甚至警察和小禮拜堂亦不多見，不足以打破這種單調情景。日光和煦；毫無霧氣；炊煙雖常使人面和磚瓦以及其他什物，呈現朦朧模糊之狀，却並不濃重低壓，而令倫敦人發愁。

這一片枯燥無味的沙漠上，却有一座綠洲。在哈克尼路那一端，有一所二百二十七英畝大的公園，四周不用鐵欄而用木欄圍住，內有樹木，一大池子以便沐浴之用，花畦排列如地毯狀，還是倫敦人在園藝方面的絕技，還有沙坑，原係海邊運來留作兒童遊戲之用，但不久即變成金斯蘭，哈克尼和霍克頓三處的小動物界的天然養虫所，而呈荒涼之象。其中勝覽，還有一座露天音樂台，毫無設備的講台，以便宗教家，反宗教家和政治家在此演說，板球場，體育館，以及舊式的石砌涼亭。凡是遠看上去有樹木圍繞草地隆起之處，那一定是個好所在。至於土地平坦，一直延長到灰色木柵那裏，到處是磚和洋灰，烟突密集；天空隱約，炊煙飄浮，這種光景（在一八九四年），便尼表示那地方的

維多利亞公園的最好風光，從聖多明尼克牧師住宅的前窗望去，就可一覽無遺，不見一塊磚瓦。那所牧師住宅，左右來着別的房子，前有花園和門廊。客人走上樓梯，而至門廊；小販和家人則自樓梯底下的門，可達一地下室，地下室分爲前後兩間，前是餐室，後是廚房。樓上，和那穿堂門相並的是客室，有玻璃格子窗，向着公園。這是家裏唯一的一間清淨房間，既無孩子進來吵鬧，又不作遮膳之用，所以詹姆士·梅堯·莫賴爾牧師便在這裏工作，他坐在長桌旁邊一張堅固的圓背轉椅上，那張長桌靠窗放着，成丁字形，所以他只稍頭向左轉便可領略園中風光。長桌對面，連着一張一半大的小桌，桌上放一打字機。一位女打字員正在打字，背對着窗。那長桌上堆着報章雜誌，信件，小櫃櫃，一本公務日記和一架稱郵件輕重的天秤等物。室中央有一張空椅子，預備給接洽公事的客人坐的，正向着他。一隻文具盒和一張嵌在鏡框裏的照片，就在他轉手邊，伸手就可拿到。在他背後的牆上，擺着許多書架，憑那架上的書籍，例如毛爾斯（註三）

的「神學論文集」，「勃羅登詩集」，「達化與貧困」，「曼德羅文集」(註四)以及社會主義其他方面的名著，一個眼光老練的人，就可看出這位牧師的良心和學見解，以及這位改革家的政治思想。在他對面，靠近打字機，是一扇門。再往前來，對着壁爐，一架書櫃放在小櫥頂上。底下有一張沙發。這時爐火熊熊；火爐旁，一邊是安樂椅和一隻黑漆花紋的煤斗，一邊是給一個男孩或女孩坐的小椅，油漆的壁爐板上，架子造得十分精巧，小玻璃鏡嵌在板裏，還有裝在皮匣裏的旅行鐘（這是無可避免的結婚禮物），牆上高掛着臨摹鐵筆安〔註五〕的「聖母昇天圖」中的聖母像，總之這番佈置，頗足助人圍爐向火的興致。看這整個一間房子的光景，想來那位主爲一定善於治家，雖就那張長桌而論，似已變成這位不修邊幅的男子的世界。可是其餘一切，無不表現她的治家之才。那套傢俱，就漂亮的外觀看來，似乎帶有好出風頭的城外營具商所標明的「客堂式」的風味；可是房裏却無半點無用的或擺闊的東西。牆上的木板和紙，都是暗色，纔得那個明淨悅人的大窗和窗外的園中景色，益發醒目。

詹姆士·梅遜·波賴爾牧師是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英國教會牧師，又是聖馬太公會和基督教社會聯盟中的要角。他年約四十歲，活潑溫和，平易近人，壯健美貌，精力充足，態度誠懇，和悅溫貼，聲音開朗自然，他發言時，像老練的演說家，一般抑揚有致，而又善於表情，無微不至。他是個等差派，能對他所喜歡的人們說他所喜歡的話，講道而不致引起反感，眉梢而不致令人厭惡，有時干涉別人的事而不現得鹵莽無禮。他的熱忱和同情心之泉源，從夫片割整週；他仍不重視飲食睡眠，使得精力竭之後立刻可以恢復原狀。此外，他又像一個大嬰兒，難免自負元氣充足，並於不知不覺間對於自己頗為滿意。他的臉色紅潤，前額飽滿，眉毛生得有點突兀，眼睛明亮熱烈，嘴部輪廓並不端正，然而端正，鼻子手較，鼻孔像演劇式的演說家那樣活動而擴張，總之他的五官，缺少一點清秀之氣。

那位女打字員，是羅塞派。迦納特小姐，年二十歲，矮小靈活，中下階級出身，穿一條螺角羊毛異帶和寬衣，雖不漂亮但很整潔，說話輕柔急進，態度不很嫺雅。可是敏

感而又親熱。這時她正忙著打字，莫賴爾正在折開早晨送來的最末一封信。他看了那封信，不禁發出失望的呻吟聲，神情頗為滑稽。

普羅塞派 又要去演講了吧？

莫賴爾 對了。霍克登自由團要我在禮拜天早上，給他們去演講（他特別着重「禮拜天」三字，他認為不合情理之處，就是這三個字）。他們是些什麼人哪？

普羅塞派 我想，他們是無政府主義派。

莫賴爾 他們不知道牧師在禮拜天是沒有空餘的，這真像是無政府主義派！如果他們要聽我的演講。叫他們到教堂裏去：這對於他們，倒是不無好處。你告訴他們，我只能每逢禮拜一和禮拜四出去。日記在這麼嗎？

普羅塞派 （拿起日記）在這裏。

莫賴爾 下禮拜一我要出去演講嗎？

普羅塞派 (查日記) 到托維哈姆雷茲急進派俱樂部去演講。

莫賴爾 那末，禮拜四呢？

普羅塞派 英國土地復興協會。

莫賴爾 再下一個禮拜呢？

普羅塞派 禮拜一，聖馬太公會，禮拜四，獨立勞工黨格林維區黨部。禮拜一，社會

民主聯合會分會。禮拜四，第一次堅信禮——(很不耐煩) 哦，我乾脆告訴他們說，你不能去就得了。他們不過是拿打無知無識，自命不凡的販子罷了，根本不值一個錢。

莫賴爾 (覺得有趣) 啊，不過我告訴你，迦納特小姐，他們還是我的近親呢。

普羅塞派 (凝視着他) 你的親戚？

莫賴爾 對了；我們是同一個父親——在天上。

普羅塞派 (寬心) 哦，原來是這樣的嗎？

莫賴爾 (不禁悲嘆，但是他的聲音說得如此鏗鏘悅耳，悲嘆似屬奢侈) 啊，你不相信。

我的話。人人都這麼說，可是人人都都不相信！——人人都不相信。(馬上言歸正傳)

得了，得了！普羅塞派小姐，你就不會給這些販子定一個日期呢？二十五號怎麼樣，前天我記得邊裏有那家呢。

普羅塞派 (衣日記)。早就定了！——幾幾日。

莫賴爾 費邊社是嗎？二十二號是嗎？

普羅塞派 進過去吧。他會早早就定了你的。

莫賴爾 算了吧。二十八號到會重慶自由團去。(她默然將這個約會登在日記上，

滿臉都是那種輕蔑的、受過教育主義派的表情。莫賴爾打開郵寄來的一份『教會改革家』的封皮，翻閱斯帝特·海德蘭先生的社論，以及聖馬太公會的消息。接着，

莫賴爾的副牧師亞力山大·密爾進來，給這情景平添不少生趣；他是莫賴爾從附近大學區物色來的一位青年，他在牛津大學畢業之後便到該大學區來，想讓倫敦東區

貧民得到一點他的大學教育的益處，他很熱心；自負對人一片好意，但欠老練，除開以下兩點，此外倒沒有特別不堪之處——他爲了要使發音過分明晰起見，說話時故將嘴唇離嘴角半寸地方緊緊閉住，以及一套難聽的母音怪讀法，例如將O讀作○等等，這大概是他以牛津之雅以洗霍克登之俗的不二法門吧。他對莫賴爾奉命唯謹，所以頗爲穩重。這時莫賴爾從「教會改革家」上抬起頭來，很姑息的望着他說：「唔，勒克西嗎？又做往常一樣，遲到了！」

勒克西

我怕差不多。但願我早晨起得來就好。

莫賴爾

（自喜精力過人）哈！哈！（忽發奇想）覺醒而祈禱呀，勒克西，覺醒而祈

禱呀。

勒克西

那我知道。（萬分制勝）可是當我醒來的時候，怎麼能夠覺醒而祈禱呀？普

羅西小姐，你說對不對？

普羅塞派

（毫不容情）我以迦納特小姐，對不起。

勒克西 請你原諒我——迎納特小姐。

普羅塞派 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歸你一個人去做了。

勒克西 爲什麼呢？

普羅塞派 你不用管爲什麼。要是你像我這樣全憑自己的力量去掙一碗飯吃，那怕只

有一次呢，包管對你也很有好處。好了，別荒費時間了。你在半點鐘以前，早該出去巡迴訪問了。

勒克西 (莫名其妙) 她說的是真話嗎？莫賴爾？

莫賴爾 (興高采烈——目光閃爍) 是的。今天我倒要來荒費時間了。

勒克西 你！你簡直不知道怎麼樣去荒費時間。

莫賴爾 (真摯的) 哈！哈！我不知道嗎？這一天工夫完全要歸我自由支配——或者

說，至少是這一天的上午。我的太太就要回家了；十一點四十五分鐘，她準到這裏。

勒克西

（驚訝）她怎麼要回家了？和孩子們一起回家？我先以為他們會住到月底

呢。

莫賴爾

他們是要住到月底的。她這次回來，不過待兩天工夫，給傑密帶幾件佛蘭絨

衣服去，順便看看，她不在家的時候，我們是怎麼過的。

勒克西

（就心）不過？我親愛的莫賴爾。啊！要是傑密和佛勒菲那兩孩子得的是猩

紅熱呢，你覺得這樣是妥當！

莫賴爾

猩紅熱！瞎說，德國疹子罷咧。這種病是我從克勞夫特街學校裏帶到家裏來

的。老弟，牧師和醫生一樣，必須像兵士上戰場似的去對付傳染病。（他站起來，

拍着勒克西的肩膀）如果你有辦法，儘管去傳疹子來好了，勒克西，她準會照料你

的，那才是你的一番好造化呢！怎麼樣呀？

勒克西

（勉強含笑）你對於你太太的態度，真是叫人難以明白——

莫賴爾

（溫和的）啊！老弟，快結婚吧！娶一位好太太；那你就會明白了。我們總

想把天價裏的幾五元買成幾個人開水，而結婚似可以免費那一種好滋味。你結了婚就不會再荒廢時間。凡是一個體實的人，總覺得必須做一點不自私的艱難工作，使得別人幸福，藉以報答上天賜給我們的每一小時的幸福。我們既沒有享受財富而不創造財富的權利，同樣也沒有享受幸福而不創造幸福的權利。娶一個像我的康蒂姐那樣的太太吧；那你將要受盡痛苦，要想報答總也報答不盡。（他很親熱的拍着勒克西的背，正要出門去，勒克西便叫住他。）

勒克西 哦，等一下。我幾乎忘了。（莫賴爾止步，手握門把，轉過身來。）你的老丈人要過來看你呢。（莫賴爾又關上門，態度大變。）

莫賴爾 （驚訝而不覺）你是說沈吉斯先生嗎？

勒克西 對了。我剛才在公園裏碰到他，他正和人家在爭論什麼呢。他打了我一聲招呼，要我告訴你，他馬上要來找你。

莫賴爾 （深信無疑）不過，你沒有看見，甚至於這年沒有二個個家就離婚。勒克西

是真的嗎？你不是開頑笑吧？

勒克西 (誠懇的) 先生，不開頑笑，這是真的。

莫賴爾 (沉思) 哼！康蒂姐決不會一下子變得叫他不認識，他要來看她，有的是時候呢。

(他無可奈何，只得認命，便走出去。勒克西目送着他，現出盲目的崇拜。)

迦納特小姐無法打動勒克西，便劈拍劈拍亂弄打字機來出氣。)

勒克西 這個人真好！他這個人真可愛，真是十全十美！(他坐在莫賴爾的座位上，

點上一支紙煙，頗爲安適。)

普羅塞派 (很不耐煩，從打字機上抽下信紙，摺好) 哦，一個人應該儘可能愛他的

太太而不至於爲她弄得神魂顛倒呀。

勒克西 (大吃一驚) 哦，普羅雪小姐！

普羅塞派 (匆忙起立，走到文具盒那裏，取出一個信封，一邊裝信，一邊說。) 左

一個康蒂姐，右一個康蒂姐，口口聲聲康蒂姐！(她抵着信封口) 像這麼一個……其

平凡的女人，僅僅因為她的頭髮好看，身段還算不錯（將信封按緊），而就有人失魂落魄到這個地步，隨便那個聽了，簡直就要發瘋。

勒克西（嚴肅而有責備之意）。我認為她是非常之美，迦納特小姐——（他從桌上取過照片，仔細端詳；鄭重其事的說）非常之美。你瞧她的眼睛多好！

普羅塞派 她的眼睛，不見得就比我的眼睛好到那裏去——唔！（他放下照片，很嚴厲的釘着望她。）想你心上明白，你認為我是一個不夠利落的二等貨。

勒克西（很莊嚴的站起來）對於上帝的兒女，我豈敢這樣想！（他道貌岸然的離開她，走過房子到書櫃那裏去。）

普羅塞派（說反話）多謝。您的話說得真好，聽了真叫人安慰。

勒克西（她的小器使他愀然不樂）我真想不到你會對於莫賴爾太太有所不滿。

普羅塞派（憤然）我對於她沒有什麼不滿。她很和氣，心腸又好。我很喜歡她，而且比任何男人都能賞識她的真好處。（他悽然搖頭，轉身向着書櫃，想從架上找出

「本書：她憂家憂人，她這書袋。」你不信我的話？……」他向羅絲邁身來。羅絲切裏極的用力抓住他。）你以為我是妬忌嗎？哦，勒克西·密爾先生，關於人性，你了解得多麼深刻呀！關於女人的缺點，你懂得多麼透澈呀，是不是？能夠天生成一個男人，不像我們女人一樣只有情感，而還有犀利敏銳的理智，並且知道我們女人所以不能贊同你們男人關於愛情的一派胡言亂語，原來只因我們女人互相妬忌之故，細想起來，該是多麼痛快呀！（她聳着肩膀將他丟下，走到火爐邊去取暖。）

勒克西：啊，要是你們女人能夠領會男人的長處，像領會男人的短處一樣，那末，普羅西小姐，世界上壓根兒就不會有婦女問題了。

普羅塞派：（她蹲下身子，伸手向火，轉過身來）你在什麼地方聽見莫賴爾說過這句話？你決想不出來，你沒有那末聰明。

勒克西：你說得對極了。我這句話是拾他的齒慧，我並不覺得慚愧，因為此外還有許多至理名言，我都從他那裏剽竊得來。他在婦女自由聯合會的年會上，曾經說過這

一句話。請你允許我再補充一句，雖然女人不贊成這句話，而男人，一個男人，却
很贊成。（他又轉向書櫃，希望這樣一下可以消解壓倒）。

普羅塞派 （對着壁爐板上的小鏡子，理她的頭髮）唔，不過，凡是你對我說話的時
候，我請你老老實實說你自己的話，千萬不要向他學舌。每逢你要模仿他的時候，
那付神氣才真是難看呢。

勒克西 （如被針刺一般）我並不是模仿他，祇想取法他罷了。

普羅塞派 （她要回去打字，走過來又碰到他）是的，你是模仿他。你的雨傘，爲什
麼偏要夾在你的左邊腋下窩裏，而不像一般人那樣拿在右手裏呢？你走路的時候，
你的下巴，爲什麼總是向前突出，急急忙忙，眼睛裏現出一付熱烈的神氣呢？你！
你這個每天早上不到九點半鐘以爲不起床的人。同樣一個字，在平常說話的時候是
一種噓法，爲什麼在教堂裏，是另一種噓法了呢！〔註六〕呸，你以爲我不知道嗎
？（她回到打字機那裏。）算了，快來問問你的一條吧，一早晨的工夫都給我問白

費掉了。這是今天的工作日程。（她將備忘錄給他）

勒克西（大爲生氣）多謝。（他接了備忘錄，站在桌旁，背對着她，看備忘錄。她用打字機將她的速記稿譯出，根本不理會他。正在此時，波吉斯先生未經傳達，闖入。他是六十歲的老人，先因經營小生意，不得不唯利是圖，弄得粗俗不堪，後因生意興隆，過度飽食，變爲懶散而又傲慢。他惡俗愚昧，盛氣凌人，飲食過度，生性輕貧賤重富貴，可是這兩種態度，却並不含有痛恨或羨慕之意。老天爺發現他並無才幹，所以好事都輪不到他，只派他做些下賤的工作；結果他就變得卑陋自私。可是他自已却半點沒有疑心到這種情形，老老實實的認爲他在商業上的繁榮，乃是平素隨和親熱嗜食成癖的人，全憑他的才能勤懇精明以及商業經驗，所獲得的一種必然的而且對社會有益的勝利。就外貌而論，他是一個矮胖子，扁平而四方的臉上，正中裝着一個掀起的鼻子；下巴生着花白鬍子，當中一塊是灰色的；一雙多淚的小藍眼睛，帶着悲愁傷感的表情，因爲他說話時另有一付裝模作樣的腔調，所以很

容易將那表情轉移到聲音裏去。）

波吉斯 （站在門檻那裏，向四圍一看）他們說莫賴爾先生在這裏。

普羅塞派 （起立）他在樓上。我去給他請他來。

波吉斯 （很粗齒的打量她）你並不是一向給他打字的那位年輕小姐吧？〔註七〕

普羅塞派 我不是。

波吉斯 （肯定的）對了，她比你年輕得多呢。（迦納特小姐釘他一眼；然後很會嚴

莊重的走出門去。他對此漠無所感，走到壁爐那裏去，轉過身來，背向着火。）密

爾先生，你快出去巡迴訪問了吧？

勒克西 （將那備忘錄摺起來放在口袋裏）對了，我馬上就要出去了。

波吉斯 （口氣很大）那末我就不就誤你了，密爾先生。我今天是專爲和莫賴爾談私

事來的。

勒克西 （忿然）我敢說，波吉斯先生，在下並無打擾你們之意。再見。

波吉斯 (假以辭色) 哦，再見吧。(勤克西至門口，適遇莫賴爾進來。)

莫賴爾 (向勤克西) 工作去了。

勤克西 是的，先生。

莫賴爾 (得熱烈的拍他的肩膀) 你把我的綢手絹帶去吧，圍着頸子，外面吹着冷風呢。去吧。(勤克西心上大慰，竟將波吉斯的無禮忘個乾淨，便興高采烈的走出去)

波吉斯 還像往常一樣嬌養你的副牧師，詹姆士。你今天早上好呀。要是我僱用一個人哪，我絕對他有個分寸。

莫賴爾 (毫不客氣) 我總把我的副牧師看成我的幫手，又是我的同志。要是你的職員和管食庫的人，能像我的副牧師一樣出力工作，那要不了多久，你一定可以發大財了。請在椅子上坐一會吧。(他拿出主人的架子，很冷淡的指着壁爐旁的一張圈椅)；然後取過桌旁的空椅坐下，和他的老丈人距離得相當疏遠。)

波吉斯 (站在原處不動) 還是從前那個樣子，詹姆士？

莫賴爾 記得你上次來看我的時候！我想，大約是三年以前吧——你這句話說得稍

微還要坦白一點。你原來的話是這樣說的：『你還像從前一樣是個大傻瓜嗎，詹姆士？』

波吉斯 (很和緩的) 啊，也許我這樣說過；不過，(現出和緩的歡欣)，當時我並沒有想得罪你的意思。比方說吧，一個牧師總得要帶三分傻氣才對，他有這種特權，帶了傻氣，那才合乎他的身份。不過，我今天並不是來算舊賬，而是要彼此不念舊惡，言歸於好。(忽然變得異常莊重，走向莫賴爾) 詹姆士，三年以前，你害了我一下。你破壞我的合同；那時我非常失望，便對你說了幾句氣話。結果你就叫我的女兒來反對我。好吧！我現在做像一個基督教徒。(伸出手來) 詹姆士，我饒恕你。

莫賴爾 (躍起) 昏蛋，你好不要臉！

波吉斯（退縮，不意受到這種待遇，頗不謂然，幾至淚下）詹姆士，這是牧師所應該說的話嗎？——而尤其是你，應該說這種話嗎？

莫賴爾（激烈）不是，先生，這不是牧師所應該說的話。我說錯了。我應該說，該死，你不要臉，這是聖·保羅或是任何一個誠實的牧師所要對你說的。你的合同上所規定的給工場趕製衣服的限制辦法，你以為我已經忘了嗎？

波吉斯（一片公益心）詹姆士，我是完全爲了繳納地方稅的人的利益着想呀。那是最低的一種限價交貨辦法，你總不能否認吧。

莫賴爾 對了，最低，那是因爲你付給趕製衣服的女工的工錢，比任何老爛還要低，祇是吃不飽餓不死的工錢罷了，甚至比這還不如。她們想要靠你的工錢活命的話，只好倚門賣笑。（怒氣越來越大）那些婦女都是我的教區居民。我因爲接受了你的限價交貨辦法，而玷辱了貧民律董事會的董事。我因爲讓她們去担任這種工作，而玷辱了納地方稅的人。除你以外，我玷辱了所有的人。（大怒）先生，你怎麼敢到

我這裏來說要饒恕我，談起你女兒的事，而且——

波吉斯 別鬧，詹姆士，別鬧，別鬧了吧。不要無緣無故發那麼大的脾氣。我剛才承認，我是錯了。

莫賴爾 （大為憤怒）你承認了嗎？我却沒有聽到。

波吉斯 我當然承認了的。我現在就承認，我是錯了。好吧。我請你原諒我上次寫給你的那一封信。這不成了嗎？

莫賴爾 （捻着手指發出拍的一聲，以示輕蔑）那一封信倒沒有什麼。你給他們加了工錢沒有？

波吉斯 （得意洋洋）加了。

莫賴爾 （不覺一楞）什麼？

波吉斯 （花言巧語）我已經變做一個模範廠主了。我現在已經不僱女工；我都把她們開了；廠裏的工作都用機器來做。男工每一點鐘的工錢，起碼有六便士；凡是技

工，都照工會規定的工錢支付。（自豪）你現在對我還有什麼說的？

莫賴爾

（不勝驚喜）真是那樣嗎？唔，一個悔悟的罪人，上帝給他加倍的快樂。（

走向波吉斯，現出帶有歉意的懇切的表情）我親愛的波吉斯，我必須真心誠意的，請您原諒我對於您的不滿。（緊握他的手）再說，您這樣改革了一下，是不是覺得多多了？來，照直說吧：您比從前快樂得多了。看您那樣子，就知道您確實快樂得多了。

波吉斯

（神情黯淡）唔，也許是吧。我猜想，你既然看出來了，那錢一定比從前要

快樂得多。無論如何，我的合同總算給那議會通過了。（凶猛的）我不提高工錢，

他們就不給我通過！那一羣好管閑事的該死東西！

莫賴爾

（垂下手來，大表失望）你提高工錢，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他憤然坐

下）。

波吉斯

（嚴厲，聲調越來越強）不爲這個緣故，我爲什麼要提高工錢呢？提高了工

錢，祇不過讓工人去喝酒擺闊罷了，此外還有什麼好處？（他很莊嚴的坐到安樂椅上。）詹姆士，在你一方面，固然沒有什麼不好；登在報上，你就成了一個大人物；可是你從來沒有想到你給人家的害處；你從那些知道錢的正用的人手裏搶下錢來，塞在那些不知道錢的正用的工人口袋裏。

莫賴爾

（長嘆一聲，話雖說得得意氣而實冷淡）請問今天早上，您到這裏來有何貴幹？我總不能假裝相信，你祇是爲了想念你的女兒女婿才到這裏來的吧。

波吉斯

（固執的）對了，就是這樣。我祇是爲了想念你們才來的，並無別的意思。

莫賴爾

（很厭煩，但勉強鎮靜）我不相信你。

波吉斯

（起立，以示威脅）詹姆士·梅堯·莫賴爾，別再對我說這種話了。

莫賴爾

（不爲所動）我多會兒能說得使你相信這是真話，我才不說呢。我現在還要

說，我不相信你。

波吉斯（忽覺大傷感情）哦，好吧，要是你打定主意和我爲難，那我還是走的好。

（他快快起立，走向門口。莫賴爾不動聲色。他躊躇着。）詹姆士，我真沒有想到你會缺乏恕道。（莫賴爾仍無表示，他向門口快然再走幾步。然後又走回來，哀求）我們的意見儘管不同，可是一向相處得不錯呀。你對我的態度，爲什麼全變了呢？我要鄭重聲明，我到這裏來，純粹是出於友誼，並不希望和我女兒的丈夫發生什麼惡感。來吧，詹姆士，做像一個基督教徒，來握手吧。（他很感傷的將手放在莫賴爾的肩上。）

莫賴爾（仰望着他，心有所思）請你聽着，波吉斯。你是不是要我們對於你，像你的合同還沒有被取消的那個時候一樣，表示歡迎？

波吉斯 當然咯，詹姆士。我當然希望這樣——不說假話。

莫賴爾 那末你的言語舉止，爲什麼不像從前那樣了呢？

波吉斯（小心翼翼，將手移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莫賴爾 你聽我說。那時候你認爲我是一個小傻瓜。

波吉斯 (甘言誘人) 沒有，我並沒有，詹姆士。我——

莫賴爾 (搶着他說) 是的，你是那樣。而我呢，却認爲你是一個老昏蛋。

波吉斯 (極力反對莫賴爾引咎於己) 沒有，你並沒有，詹姆士。你把你自已太說壞了。

莫賴爾 是的，我是那樣。可是，我們却並沒有因此相處得不好呀。上帝把你做成我所謂的昏蛋，猶之上帝把我做成你所謂的傻瓜一樣。(他這一番話，竟使波吉斯失去精神上的支柱。他的身體亦頓時變得軟弱無力，兩眼茫然望着莫賴爾，戰戰兢兢的伸出手來以維持平衡，好像腳下的地板突然要陷落一般。莫賴爾仍侃侃而談。) 不管是傻瓜也吧，昏蛋也吧，既是上帝一手造成，那也用不着我來爭論。只要你到這裏來的時候，老老实實，做像一個自尊自重，澈頭澈尾的昏蛋，能將你的昏蛋主義講得天花亂墜，自圓其說，而且自鳴得意，那末我們無不歡迎。不過(莫賴爾的

聲調漸變激昂可怖，並敲椅背以加重語勢。）我却並不歡迎你到這裏來哭哭啼啼的。說什麼你是一個模範廠主，革面洗心的人，而其實呢，你祇是因爲要得到郡議會的合同，才搖身變做叛徒的。（他向他點頭，以示着靈察然後走到壁爐那裏，背向着火，取得居高臨下，便於指揮的地位，繼續說道。）不，我喜歡一個忠於自己的人，那怕錯了，也得錯到底。來吧，你要走就請便；否則，你纔把你要和我言歸於好的一片大道理，說給我聽聽。（波吉斯本來情緒消沉，只能露出牙齒莫名其妙的苦笑，現在聽到這個具體的建議，心上倒覺安穩了些。他考慮了一下，便慢慢的而又謙遜的坐在莫賴爾原先坐着的那張椅上。）這才對了。那末你請說吧。

波吉斯（禁不住低聲笑着）唔，你真是一個怪人，詹姆斯一點兒也不錯。不過（幾乎很熱狂的）大家不由得不喜歡你；再說，我以前曾經說過，當然誰都沒有把牧師所說的每一句話當了真，要不然，我們就活不下去了。現在就能當真了嗎？（他預先鎮定一下，以便說出更嚴重的話來。他望着莫賴爾，一本正經的說。）好吧，你

既然願意我們無話不談，那我就照直說了，從前我確是有一度認為你有一點傻頭傻腦，不過我現在却慢慢的變着，也許是我自己有一點落伍了。

莫賴爾（狂喜）啊哈！你到底找出病根子來了，是不是？

波吉斯（莊重的）對了，時代變得真叫我不能相信了。五年以前，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想到贊成你的意見。我一向懷疑，為什麼竟讓你宣講下去。不是嗎，我認識一個牧師，他的宗教熱忱不見得比你更大，但是那個可憐的傢伙，竟被倫敦主教罰他停業幾年。不過現在呢，要是有人肯出一千鎊錢來打賭，說你到頭來要變成一個主教，我還不屑和他打賭呢。（聲容感動人心）你和你那一幫子漸漸的有勢力了。這瞞不過我的眼睛。總有一天，那怕祇為塞住你們的嘴呢，他們就會拿點東西來孝敬你們的。詹姆士，你的主見到底不錯；你幹的這一行，對於像你這一類人，終究是賺錢的生意。

莫賴爾（毫不躊躇伸出手來）波吉斯，來握握手。現在你說話，倒是老老實實的了

。我想他們不見得會升我做主教；不過萬一他們升我做了主教呢，那末我一定把請客的時候可以請得到的最大承包商，介紹給你。

彼吉斯

（露齒微笑）站起來握手。）詹姆士，你真會說笑話。我們的吵架，現在就

算和解了，是不是？

女人的聲音

你說，是和解了，詹姆士。（他們兩人都吃了一驚，馬上轉過身去，看

見康蒂姐正走進來，她凝視着他們，臉上現出像母親溺愛子女那樣覺得有趣的神

意，這是她所特有的一種表情。康蒂姐年三十三，身體勻稱，豐滿潤澤，看那樣子

，日後難免要發胖，不過目前正是恰到好處，現出青春和少婦的雙重美。她的態度

，素來頗會發現她常能以博得男人之愛情去控制男人，而她的辦法又極坦白率直，

出於本能，毫不猶豫。直到目前為止，她像任何美女一樣，祇不過利用她的美色以

達到無關緊要的自私的目的而已；但是康蒂姐的明朗的眉毛，果敢的眼睛，端正的

嘴頰和下巴，無不顯示她心胸寬大，性格高潔，使她在愛情方面的狡黠手段，具有

莫賴爾 (急躁) 說解你的鬼！你害得我沒有去陪康蒂姐。(疼愛的) 我可憐的寶貝

，你那行李可怎麼樣了？你怎麼！

康蒂姐 (一邊打斷他的話，一邊從他懷抱裏擺脫出來) 得了，得了，您放心！我不光祇是一個人。尤競曾經到鄉下去看我們；所以我們一同坐車來的。

莫賴爾 (歡喜) 尤競！

康蒂姐 對了，那個可憐的孩子，正在照料我的行李呢。你去吧，親愛記，馬上就去，要不然他就會開馬車錢了，我不要他開錢。(莫賴爾急出。康蒂姐忙將手提包和
外衣放在沙發上，擺在毯子一起，一邊閒談。) 唉，爸爸，家裏近來怎麼樣呀？

波吉斯 自從你離開之後，住在家裏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康蒂。我希望你有空去一下，給那個丫頭一番教訓。那個和你一起來的尤競，是什麼樣人哪？

康蒂姐 哦，尤競是詹姆士的一大發現。去年六月間，詹姆士發現他睡在隱岸(註八)上。你注意到我們家裏那張畫嗎(指「聖母昇天圖」)？那是他送給我們的。

波吉斯：（不信）去你的吧，難道你是要對我——你自己的爸爸——說，那個睡在隄

岸上的馬車搬運夫或者這一類的人，會買這樣一幅畫嗎？（嚴厲）別想哄我，康蒂姐。那是——幅有名的宗教畫，一定是詹姆士自己去挑選的。

康蒂姐：你再猜一下。尤竟並不是馬車搬運夫。

波吉斯：那末他是什麼樣人呢？（諷刺）我想他是一個貴族吧。

康蒂姐：（愜然點頭）對了。他的伯父是一位伯爵——真是一位貴族呢。

波吉斯：（不敢信以為真）沒有的事！

康蒂姐：是的。那次詹姆士在隄岸上發現他的時候，他口袋還有一張三十五鎊的七天

期票呢。他想非要過了七天才拿得到錢，而他的臉皮又怪薄的，不好意思去請求信用借款。噫，他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們都很喜歡他。

波吉斯：（故意不把貴族放在眼內，可是他的眼睛却不禁閃爍發光）唔！我總認為一個貴族的姪子，若不帶有幾分傻氣，你們就不會帶他到維多利亞公園裏來。（

又向那精靈看了一回。當然，我並不贊成那一種畫。康蒂；不過那到底不失為一幅上等的藝術品。這話不聾我的眼睛。康蒂，請你務必給我們介紹一下呀。（他很焦灼的看他的錶。）（我）只能耽擱兩分鐘了。（莫賴爾引尤鏡進來，波吉斯打量着他，熱心得幾至流淚。他是一位十八歲的青年，古怪而腼腆，瘦小而文弱，聲音欠宏亮如兒童，臉上帶着痛苦不安的表情，他的態度又極畏縮退避，這完全表示他的性格尚未發展到十分堅強的地步，他很痛苦的感覺到，在青春期間，對於一切事物都有敏疾而尖刻的憂懼之感。他怕波吉斯，如果他有胆量的話，他要逃到無人之境；不過他對於極其平常的情景所感覺到的緊張，都由於神經過敏；他的鼻孔，嘴部和眼睛，顯露出一種凶猛躁急的執拗，他那早已隱藏着憐憫的眉毛，更保證他有這種意向。他不同凡俗，幾無人間煙火氣；凡夫俗子看來，認為那有毒害；然在高雅之士看來，却帶仙氣。他穿衣服，絲毫不修邊幅。他上身穿一件羊毛網球襯衫，外罩一件藍色舊哩噠甲克，綢手巾打成蝴蝶領結，袴子的質料顏色都和甲克相同，脚上穿

一雙棕色帆布鞋。他穿着這身衣服，顯然隨便臥在草地或涉水而過；並且無一處足以證明他嘗加意洗刷。他一進門看見有一位空人，便立定下來，然後挨着房間那邊的牆上慢慢走着。）

莫賴爾 （正進門來）走過來吧；無論如何，我們總有工夫陪你一刻鐘。這位是我的岳父，波吉斯先生——這位是馬奇本克斯先生。

馬奇本克斯 （神情不安，靠着書櫃）老先生，久仰。

波吉斯 （很誠懇的走到他前面，這時莫賴爾走到康蒂姐那裏去一同向火。）久仰，久仰，馬奇本克斯先生。（遞着他握手）您好嗎？希望您沒有讓詹姆士把他那套傻念頭裝在您的腦子裏吧？

馬奇本克斯 傻念頭？哦，您是說社會主義嗎？沒有的事。

波吉斯 這才對了。（又看他的表）啊，我現在得走了，非走不可了。您不跟我一路走嗎，馬奇本克斯先生？

馬奇本克斯

密走那一條路呀？

波吉斯

維多利亞公園車站。十二點二十五分鐘有一班車。

莫賴爾

瞎說！我們還盼望尤競留在這裏吃飯呢。

馬奇本克斯

（急於辭謝）不——我——我——

波吉斯

吧，好吧，那我不催你了。依我說，您還是跟康蒂一塊兒吃飯吧。我希望

，那一天晚上有空，請來到諾登·福爾吉特，我的俱樂部裏來吃飯。說呀，您一定來！

馬奇本克斯

謝謝你，波吉斯先生。諾登·福爾吉特在什麼地方呀——是在薩利嗎？

〔註九〕（波吉斯的癢筋一瀾即發，哈哈大笑，唾沫四濺。）

康蒂姐

（上前解圍）爸爸，你不趕快走，就誤事了。下午再來把你那個俱樂部的地

址告訴馬奇本克斯先生吧。

波吉斯

（笑着嘆道）在薩利——哈哈！那倒不壞，想得好。唔，我從來沒有碰到過

一個連諾登·福爾吉特都不知道的人。（自覺聲音太大，不禁赧然。）再見，馬奇本克斯先生。我知道你是大家出身，不會在干等地方找到什麼樂趣的。（他又伸出
手來。）

馬奇本克斯

（顫抖一下，握他的手）那倒沒有的事。

波吉斯

再見，再見，康蒂。我回頭就要來的。再見，再見吧。

莫賴爾

你一定要走了嗎？

波吉斯

不用起來了。（他走出去，依舊欣然。）

莫賴爾

哦，我來送你吧。（他跟着出去。尤鏡很發懼的凝視他們，直等波吉斯走

出去，才鬆一口氣。）

康蒂

（笑着）怎麼樣，尤鏡？（他嚇了一跳，連忙轉過身來，很急切的向她面前跑

去，但當他看到頰臉上引為自覺有趣的神氣，頓躊躇下來。）

你覺得我的父親怎麼

樣呀？

馬奇本克斯

我——我還不很認識他呢。他似乎是一位很有趣的老先生。

康蒂妲

(略帶諷刺)那末你要到他的俱樂部裏去吃飯嗎，你去不去？

馬奇本克斯

(鄭重其事，左右爲難。)只要你喜歡，我去就是。

康蒂妲

(頗爲感動)你知道嗎？尤競，你雖然有幾古怪脾氣，你倒是一個好孩子。如

果你剛才取笑了我的父親，我也不會怪你；可是你對他客氣，那我就格外喜歡你了。

馬奇本克斯

我應該取笑他嗎？我覺得他說的話很好笑；不過我見了生人，總是非常

拘束；所以連一個笑話都聽不出來。我真覺得難過。(他坐在沙發上，手肘擱在膝

蓋上，雙手握拳撐着兩邊太陽穴，現出無可奈何的受苦表情。)

康蒂妲

(很和氣的引逗他)哦，得了。你這個大孩子！今天早上你比往常還不行。剛

才我們一起坐馬車來的時候，你爲什麼老是愁眉不展呢？

馬奇本克斯

哦，那沒有什麼。我在打算不知應該給馬車夫多少錢才好。我明知那是

犯不着操心的；可是你真不知道我對這類事情有多麼害怕——我是多麼怕去和那些陌生人打交道呀。（說得很快，神情泰然自若）可是現在不成問題了。莫賴爾給了他兩個先令，他就笑容滿面，還接着帽子邊兒行禮呢。那時候，差一點兒我就裏給他十個先令了。（唐蒂姐大聲歡笑。莫賴爾回來，帶着午班送來的信件和報紙。）

唐蒂姐 哦，親愛的詹姆士呀，他預備給馬車夫十個先令呢——馬車走了不過三分鐘，給十先令！哦，冤哉！

莫賴爾 （坐在桌邊看信，抬起頭來）馬奇本克斯，你別理她。多給原是慷慨，總比少給好，而且也很難得。

馬奇本克斯 （大爲沮喪）不，那是懦弱無能。莫賴爾太太的話一點也不錯。

唐蒂姐 莫賴爾太太的話，當然不錯。（她拿起手提包）我現在却只好把你交給詹姆士了。我想你是一個詩人，決不會知道一個太太離家三星期之後，回來一看，家裏變成了什麼狀態。把毯子遞給我。（尤菟從沙發上提起毯子來給她。她左手拿了毯

子，右手拿了手提包。）你再把我的外衣掛在我的膀子上。（他照辦。）再把帽子給我。（他將帽子放在她拿手提包的那隻手上。）再給我開門。（他跑到她前面去，給她開門。）多謝。（她走出去，馬奇本克斯關門。）

莫賴爾 （仍在桌旁忙着看信）馬奇本克斯，你當然得留在這裏吃了飯去呀。

馬奇本克斯 （驚惶）我不應該留在這裏。（僮馬上看了莫賴爾一眼，但又立刻迴避他那直率坦白的眼光，而顯然言不由衷的說。）我是說，我不能夠留在這裏。

莫賴爾 你是說，你不願意。

馬奇本克斯 （態度誠懇）沒有的事。說實話，我倒是很願意的。我很感激。可是——可是——

莫賴爾 （興高采烈，看完信，走到他身旁。）可是——可是——可是——胡說！如果你願意留在這裏，那末乾脆就留下。你總不能叫我相信，你還有什麼別的事要做吧。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那末到公園裏去轉個圈兒，寫一首詩，到一點半鐘回來。

，好好的吃一頓飯。

馬奇本克斯

謝謝你，我本來很願意留在這裏。但是事實上呢，我不應該這樣。說實

話吧，莫賴爾太太曾經對我說，不要留在這裏吃飯。她說，她認為你不會邀我在這裏吃飯的，可是她又說，要我記住，如果你邀我在這裏吃飯呢，事實上你心理並不如此。（悽然）她說，我會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我不明白。請你別告訴她。這是我對你說的。

莫賴爾

（態度滑稽）哦，原形就是這樣？我剛才提議你到公園裏去轉個圈兒，是不

是有什麼困難呀？

馬奇本克斯

怎麼呢？

莫賴爾

（大聲歡笑）呀，你這個笨伯！（但這樣大聲歡笑，別說尤鏡，就連他自己

亦覺不很合宜。他假抑制自己，又親熱又鄭重的繼續說。）不，我不該這麼說的。

親愛的孩子，在我們這樣美滿的婚姻中，太太回到家裏，是一件很神聖的事。（馬

本克斯瞥他一眼，猜到他的一半用意。（凡是碰到這種場合，一個老朋友或者一個真正高尚而又富於同情心的人，決不至於妨礙我們；唯有一個不速之客，才會妨礙我們。）尤竟聽懂了這一句話，臉上突然現出屈辱而恐怖的表情。莫賴爾只顧說話，竟沒有注意到。）康蒂姐先以為我不會留你在這裏，可是她錯了，好孩子，我很喜歡你；我還要你親眼看看，像我這樣結了婚，該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

馬奇本克斯

幸福！你的婚姻幸福！你以為是這樣！你相信是這樣！

莫賴爾

（無憂無慮）孩子，我知道。拉·羅舍福庫爾德〔註十〕曾說：世上只有將就

的婚姻，沒有快活的婚姻。你真不知道，你把那個傢伙澈底看破，看成一個大撒謊家和刻薄鬼，該有多麼痛快。哈，哈！得了，快到公園裏去寫你的詩吧。記着，下午一點半，準時；我們何例過時不候。

馬奇本克斯

（狂暴）不，別走。你不准走。我非逼着它公認不可。

莫賴爾

（茫然）唉，這什麼？

馬奇本克斯 我非和你說個明白不可。有件事情，我們非解決不可。

莫賴爾 （莫名其妙的看了一下鐘）現在？

馬奇本克斯 （熱烈）現在。趁你還沒有離開這間房子的時候。（他過後幾步，似欲

攔住莫賴爾的去路。）

莫賴爾 （站着不動，態度莊重，已經看出形勢嚴重）親愛的孩子，我倒並不想離開

這間屋子；我先以為你要離開呢。（尤競聽到他這種堅定的聲調，頗為沮喪，便轉

身背向着他，怒不可遏。莫賴爾走到他身邊，伸出手來又和善又着實的放在他的肩

上，不管他如何想要擺脫。）來，快坐下來，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情。記着，我們

是好朋友，有話只管直說，我們彼此又和善又容忍，不必就心引起什麼誤會。

馬奇本克斯 （向他扭轉身）哦，我並不是不能自己克制。我只是（以手緊掩其面）覺得

十分恐怖。（他放開手去，很凶猛一頭衝向莫賴爾，帶着威脅的口氣說。）馬上你

會明白，這到底是不是用得着又和善又容忍的時候。（莫賴爾堅定如磐石，很姑息

的望着他。）別那樣自鳴得意的看着我。你自以為你比我強；可是，如果你的胸口還有一顆心的話，我就要叫你發生動搖。

莫賴爾（極端自信）孩子，你叫我發生動搖好了。請說吧。

馬奇本克斯（第一）

莫賴爾（第一）

馬奇本克斯 我愛你的太太。（莫賴爾不覺往後退縮，非常驚異的望了他一會之後，便禁不住大笑起來。尤競嚇了一跳，但是並不驚惶失措；不久便變爲憤然而有輕蔑之意。）

莫賴爾（坐下來止住笑）呀，親愛的孩子，你當然愛她的咯。人人都愛她，不由得
不愛她。我很喜歡。可是（很奇妙的望着他）我說，尤競，你以為你這個情形，值得提出來說嗎？你還不到二十歲；她已經過了三十歲。你這種情形，是不是倒有點像小娃娃的戀愛嗎？

馬奇本克斯（激烈）你敢說她這種話！你以為她所說的是這樣一種愛情嗎！這對

她簡直是一種侮辱！

莫賴爾（急起立，聲調大異）對她是一種侮辱！尤竟，留神，我算是能容忍的了。

我希望能繼續容忍下去。不過，有幾件事情，我是不准許的。別逼着我對你拿出對付小孩的那種姑息的態度來。做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馬奇本克斯（作似欲掃去背後的東西之狀）哦，我們且不談這套假仁假義的濫調。在那些厭煩無味的年月內，你又自私又盲目的犧牲來造成你的自信自滿，而她因此不得不忍受你那一套又一套假仁假義的濫調。我每次想起來，真是覺得心驚胆戰

——你（轉身向着他）沒有一種思想——一種感覺——是和她相同的。

莫賴爾（帶著學味）她似乎忍受得極好的呢。（正視他）尤竟，我的孩子，你是在

開笑話——一個大大的笑話。這對你倒是一句善意的老實話呢。

馬奇本克斯（哦，你以為這些我都不知道嗎？你以為使得一般人開笑話的那些事情，

不如他們所真正經經去幹的事情真實而又正確嗎？（莫賴爾的目光，開始搖搖不定。他出於本能的轉過臉去，站着靜聽，驚惶而有所思。）那些事情是更真實；而且唯有那些事情才是真實的。你對我非常冷靜明達而又溫和，那是因為你能看出我爲了你的太太而變成一個傻瓜；這種情形，正像剛才在這裏的那位老先生自覺異常聰明，勝過你的社會主義，因為他能看出你爲了社會主義而變成一個傻瓜一樣。（莫賴爾的困惑之狀，漸形明顯。尤競占了上風，毫不放鬆的追問他。）那就證明是你錯了嗎？你覺得高我一等而自鳴得意，那就證明是我錯了嗎？

莫賴爾（轉身向那堅持不屈的尤競）馬奇本克斯，你撞到了魔鬼，才說出這種話來。若要動搖一個人的自信，那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容易不過的事。利用這種便宜來損壞一個人的精神，那是魔鬼的勾當。留神你幹的好事。留神點兒。

馬奇本克斯（毫不容情）我知道，我是故意這樣做的。我早對你說過，我要叫你發生動搖。（兩人怒目相向。莫賴爾旋即恢復他的尊嚴。）

莫賴爾（莊嚴而又溫柔）尤競，你聽我說。總有一天，我希望而且相信，你會變成

一個像我一樣幸福的人。（尤競怒不可遏，完全不承認他的幸福的價值。莫賴爾深覺受辱，但竭力忍住，不慌不忙的說下去，像演講一般美妙動人。）你將要結婚；你將要用你的力量和勇氣，使得地上的每一方都像你自己家裏一樣幸福。你將要成為人間天堂的創造者之一——說不定——在這方面我祇是一個小工，而你却是一位先鋒，一位工匠；我的孩子，別以為雖然你這樣年輕，我就不能看出你實在蘊藏着
一種偉大的力量，比我所勉強假裝出來的力量更要偉大。我深知道在詩人心中，人類神明化身其中的聖潔的精神，最為神聖。一想到它——只要想到一位詩人的重任和天才或許要放在你的身上，那就會叫你發抖。

馬奇本克斯（不為所動，且無悔意，他那孩子氣的殘忍的執拗，使得莫賴爾的演講無所用其技。）那倒不會叫我發抖，祇有看到別人缺乏那種聖潔的精神，才會叫我發抖呢。

莫藉爾

（激於自己的真情和尤銳的國難，便特別加重語勢，滔滔不絕的說）那末你

就在人們心中——在我心中——把那種聖潔的精神點火燃燒起來吧，而不要把它熄滅。到將來——當你和我一樣幸福的時候——你就會變成你信仰上帝的真正老大哥。我要說：法叫你相信，上帝賜給我們一個世界，我們所以不能把它造成一座樂園，完全是因為我們自身的愚昧之故。我要設法叫你相信，你的每一份工作，都在播種幸福，以便有一天讓全人類——甚至連那些最卑賤的人——去得到偉大的收穫。最後的一點，不過請你相信我，並非最小的一點，就是我要設法叫你相信，你的太太一定愛你，而且安於家室。馬奇本克斯，我們都需要像這樣設法幫助；我們十分需要，而且常常需要這種幫助。如果我們的理智一旦受了打擊，那末沒有一件事情不叫我們發生懷疑。那怕就在家裏，彷彿像坐在兵營之中，四面受到懷疑之敵軍的包圍。難道你想做個內奸，讓那懷疑之敵軍進來襲擊我嗎？

馬奇本克斯

（四顧）她是不是在這裏當聽你這一套呢？一個女人，她具有偉大的靈

魂，渴慕着現實，真理和自由；却被人用花言巧語，佈道傳教，陳腐的演說，空洞的詞藻來搪塞她。難道你以為一個女人的靈魂，可以靠着你的佈道傳教的天才活命嗎？

莫賴爾（如被針刺）馬奇本克斯；你這樣子簡直叫我難以自制。我的才能，只要有一點真實價值的話，那末和你的才能亦不相上下。那是一種傳佈神聖的真理的才能。

馬奇本克斯（急躁）那是一種十足說廢話的才能。你口吐蓮花，不是像彈奏風琴一樣於真理無補嗎？我從來沒有到教堂裏去聽過你傳道，但我曾經聽過你的政治演說；我曾經親眼看見你激起羣衆的熱狂；換句話說，你一再鼓動他們，直到他們確像喝醉了酒一般。而他們的妻子，却冷眼旁觀，看他們一個個都是傻瓜。哦，這種故事，本來古已有之；你在「聖經」上，就可發現。據我猜想，大尉〔註十一〕在一陣狂熱的時候，和你亦不相上下。（用語來刺他）「但是他的妻子，心上却藐視他

莫賴爾 (勃然大怒) 給我出去。聽見沒有？(他走上前去威脅他。)

馬奇本克斯 (靠着沙發，身子往後邊縮) 別管我。別碰我。(莫賴爾用力一把揪住

他的衣襟；他仆在沙發上，大叫。) 住手，莫賴爾；你要打我，我就自殺。我不甘心忍受這種強暴。(幾至瘋狂) 讓我走。放開手。

莫賴爾 (諷刺，語調緩而重) 你這個哭哭啼啼，毫無胆量的臭小子。(他放開手) 走吧，待一會兒你就要嚇得魂飛魄散了。

馬奇本克斯 (仆在沙發上喘氣，因莫賴爾已鬆手，而稍寬心) 我並不怕你；你才怕我呢。

莫賴爾 (潛至他的身旁，泰然說道) 大概如此吧，是不是？

馬奇本克斯 (暴躁) 對了，你才怕我。(莫賴爾現出不穩之狀，轉過身去) 尤鏡站起來，觀看他。(因為我怕受野蠻的待遇，因為(聲淚俱下)我遭遇到強暴的時候

「二籌莫展，只能忿怒呼號——因為我不能像你一樣，從馬車頂上撥下沉重的衣箱——因為我不能像工人一樣爲了你的太太和你打死架；因為這些，你才認爲我是怕你。」

可是你錯了。如果我沒有天生一付你所謂不列顛的胆量，我却也沒有不列顛的懦弱。我並不怕一個牧師的思想。我要打倒你的思想。我要拯救她，使她不再做你思想的奴隸；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灌輸到她腦子裏去。你因爲不敢讓她從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之中選擇一種，所以你要把我趕出屋子去。你不敢再讓她見我的面。（莫賴爾大怒，突然轉身向他。他極驚怖，逃至門口。）我說，別碰我。我就走。

（冷嘲）不忙；我並不來碰你；別害怕。回頭我太太來了，她會問我你爲什麼要走。要是她發現你永遠不再踏進我的門檻了，她還會問明白是什麼緣故。我不願意告訴她你行爲不端，而叫她難受。

馬奇本克斯（走回來，激烈如前）你要告訴她——你必須告訴她。你如果不向她說明真相，那末你是一個騙子，一個懦夫。你把我所說的話，全告訴她；還有，你是怎

樣堅強而有男子氣，怎樣像貓捉老鼠似的嚇唬我；我是怎樣害怕畏縮，嚇得魂不附體；而你又怎樣說我是一個哭哭啼啼的臭小子，怎樣撵我出去。要是你不親口告訴她，我就寫信告訴她。

莫賴爾（大吃一驚）你爲什麼要讓她知道呢？

馬奇本克斯（狂喜，而帶抒情語味）因爲她會了解我，而且知道我了解她。要是你向她瞞過了一個字——要是你不像我一樣向她說明全部真相——那末你到死的時候，就會明白，她實在屬於我，而並不屬於你。再見吧。（走）

莫賴爾（深爲不安）站住。我決不告訴她。

馬奇本克斯（在門口轉身）如果我走了以後，無論說真話或是說謊話，你非告訴她不可。

莫賴爾（敷衍）馬奇本克斯，有的時候，那也情有可原——

馬奇本克斯（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你是指說謊話而言。那毫無用處。再見吧，牧師

先生。（當他最後轉身回門時，門開處，康蒂姬穿家常衣服進來。）

康蒂姬 尤競，你走了嗎？（仔細看他一遍）哎呀，瞧你這個樣子，就能跑到街上去！

不用說，你是一位詩人。詹姆士，瞧他那個樣子！（她扯着他的上衣，拉他過來給莫賴爾看。）瞧他的領子；瞧他的領帶；瞧他的頭髮！人家看了，還以為誰掐了他的脖子呢。（兩位男人裝作若無其事，不露聲色。）喂！站着不動。（她給他扣上領子，打蝶形領結，梳光頭髮。）瞧！你這樣子多漂亮，我雖則對你說過不應該留在這裏吃飯，可是現在我卻想還是吃了飯去吧。不消半點鐘，飯就好了。（她最後動一下手，打好蝶形領結。他吻她的手。）別胡鬧。

馬奇本克斯 當然，我願意留在這裏——除非這位尊貴的先生你的丈夫提出反對的話來

康蒂姬 詹姆士，要是他答應我乖乖兒的，幫我開飯，他可以留在這裏嗎？（馬奇本

克斯轉過頭來，從肩膀上凝視着莫賴爾，等他回答。）

莫賴爾 (簡慢的) 哦，是極，當然；他最好還是留在這裏。(走到桌旁，假裝忙着

看報。)

馬奇本克斯 (伸出手臂給康蒂姐) 去鋪排桌面，預備開飯吧。(康蒂姐夾着他的手

臂。他們一同到門口。出門時，他又說) 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莫賴爾 我先也是這樣的呀！在一點鐘以前。

(幕落)

譯者註

〔註一〕五月市 (Mayfair) 爲倫敦新式住宅區，因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以來，向於五月在此舉行市集而得名。

〔註二〕聖詹姆士街 (St. James) 原爲英國王族邸第，有聖詹姆士宮，自一六九七年白

宮 (Whitehall) 焚毀後直至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英王均居於此。

〔註三〕毛爾斯 (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72) 爲英國名作家與牧師，又爲基督教社會主義之領袖，曾任牛津大學神學教授，後以發表「神學論文集」而被辭退。

〔註四〕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爲鮑德摩爾 (Frank Pedmore) 於一八八三年所發起之英國社會主義團體，本劇作者蕭伯納卽爲其中健將之一。

〔註五〕鐵第安 (Titian) 爲十五世紀威尼斯名畫家。

〔註六〕此句如照原文直譯，應作「你平常談話的時候，往往唸『Knowledge』而在教堂裏爲什麼又唸作『Knowledge』呢！」

〔註七〕波吉斯之語，無論造句與發音，均甚俚俗。例如明爲肯定之意，而愛用雙重否定辭 (double negative)；又遇母音開首之字，必冠以“h”之音，“used”讀作

“hused”，或反是，“house”讀作“ouse”；而動詞之現在分詞，其末尾之“

“ing”讀作“ih”，如“living”讀作“ivin”；又將“Curates”讀作“korater”，“Christian”讀作“kerishih”等，不一而足。凡此等處，關係中西文字構造之根本問題，譯者僅能求其達意，而無法傳神矣。

〔註八〕The Embankment 係指倫敦泰晤士河左邊堤岸上之馬路。

〔註九〕薩利 (Surrey) 爲英國南部之一郡，其首邑爲 Guildford，在倫敦西南。

〔註十〕Duke de Francois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 法國道德家及回憶錄作家，其名著「回憶錄」於一六六二年發表。

〔註十一〕King David 爲耶西 (Jesse) 之幼子，後爲以色列王。事見聖經舊約撒母耳記。

第二幕

同日。同是那間房子。將近傍晚。莫賴爾那張預備給客人坐的椅子，已搬到桌旁，桌上所堆什物，倘若可能，擺得較前更形雜亂無章。馬奇本克斯獨自個兒，神情懶散，正在研究打字機如何能打出字來。聽得門外有人，他便潛行至窗口，假裝在欣賞園中景色。迦納特小姐進來，手裏拿着一本速記莫賴爾所口授的信稿，坐在打字機旁，專心致志將那速記信稿翻譯出來，竟沒有注意到尤競。不幸她才打一下，那個鍵子就釘住不動了。

普羅塞派 討厭！你來弄過我的打字機了，馬奇本克斯先生；你儘管裝出若無其事的

樣子，那可瞞不過我。

馬奇本克斯 （胆怯性的）對不起，迦納特小姐。我祇是想叫它打出字來。

普羅塞派 呀，你把字母弄得打不動了。

馬奇本克斯 （很誠懇的）我說實話，我沒有弄字母。我不過把那小輪子轉了一下罷
咧。（他含糊糊糊的指着牽引輪。）

普羅塞派 哦，現在我明白了。（他收拾打字機，一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
據我猜想，你先以為這是像圓筒風琴一類的東西。只要將那搖手一轉，馬上就可以
給你寫出一封美麗的情書來，是不是呀？

馬奇本克斯 （嚴肅的）據我看來，情書實在可以用機器來寫。所有的情書都不是千篇
一律的嗎，你說對不對？

普羅塞派 （不免有點憤恨；凡是討論到這類問題，除非以戲謔態度出之，否則她

定就會發脾氣。）那我怎麼知道？你問我幹嗎？

馬奇本克斯：「請你寬諒我。我先以為凡是聰明人——凡是能辦事能寫信之類的人——總免不了要鬧戀愛。」

普羅塞派：（勃然大怒，起立）馬奇本克斯先生！（她狠命釘了他一眼，大踏步走向書櫃，態度異常莊嚴。）

馬奇本克斯：（低聲下氣走向她）我希望，我並沒有得罪你。也許我不該暗中牽涉到你的戀愛問題。

普羅塞派：（忽從書架上搶下一本藍布封面的書來，突然向他轉身。）我沒有戀愛。你怎麼敢說出這種話來？

馬奇本克斯：（直率的）當真嗎？哦，那末你是和我一樣的害羞。難道不是這樣嗎？普羅塞派：我當然不害羞。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馬奇本克斯：（祕密的）你一定害羞：世上戀愛如此之少，都是因為害羞。我們到處

渴慕着愛情；愛情是我們天性的第一種需要，我們心上的第一聲祈禱；但是我們不敢說出我們的渴慕；我們太害羞了。（極真摯的）哦，迦納特小姐，只要能不害怕不害羞，不問任何代價都是值得！

普羅塞派

（起反感）啊，我賭咒，我一點也不害羞！

馬奇本克斯

（急躁而不能忍耐）別向我說這些廢話；這些廢話騙不了我；而且又有

什麼用處呢？你爲什麼不對我露出真面目呢？我正像你一樣呀。

普羅塞派

像我一樣？請問，你到底是在抬舉我，還是在抬舉你自己呢？這個，我倒

猜不很透。（她想回到打字機那裏去。）

馬奇本克斯

（很神祕的止住她）噓！我到處追尋愛情；我在別人的胸中發現愛情

無量寶藏。可是當我要去追求它的時候，這種可怕的害羞便來抑制我；使我站在那

裏像啞吧一樣，或者比啞吧還壞，說些沒有意義的廢話——愚蠢的謊話呀！而我却

眼睜睜的看着我所渴慕的愛情，竟給狗呀貓呀或是心愛的小鳥得去了；因爲她們

來要求愛情。（幾如耳語）愛情必寫身我們自己去要求；愛情正像鬼魂一樣，你必須先向它說話，它才會開口哩。（恢復平素的聲調，但含有無限的憂鬱。）世界上所有的愛情都要想說話；祇是不敢開口罷咧，因為它害羞！害羞，害羞！那就是世界上的一種悲劇。（長嘆一聲，坐在客椅上，以手掩面。）

普羅塞派

（深為駭異，但仍極矜持）「凡遇陌生的年輕男子，她總現出貞淑之態。」

（有時候壞人倒不謙羞恥，是不是？）

馬奇本克斯

（很凶猛地爬起來）所謂壞人，就是沒有愛情的人；因此他們沒有羞恥

之心。他們因為不需要愛情，所以他們倒有要求愛情的力量；他們因為沒有愛情可給人家，所以他們倒有給人家愛情的力量。（他又頹然倒在椅上，悽然說道。）但是我們呢，滿腔愛情，並且渴望着和別人的愛情化成一片；反而一個字都說不出口。（胆怯怯的）你發現了這個道理嗎？

普羅塞派

留神，要是你再像這樣說個不完，馬奇本克斯先生，我就要離開這間屋子

了。我真要離開。這太不像話了。（她重又坐到打字機旁，翻開那本畫布封面的書，想打一段下來。）

馬奇本克斯（絕望的）凡是值得說的話，說出來都是不像話的。（他起立，在室內茫然踱步，說道。）迦納特小姐，我不明白你。那末我談些什麼呢？

普羅塞派（叱責他）談些不相干的話。談談天氣吧。

馬奇本克斯 如果旁邊有個小孩，餓得哭哭啼啼，你能站在那裏談些不相干的話嗎？

普羅塞派 我想不能吧。

馬奇本克斯 那末好；我的心上正饑渴得哭哭啼啼的時候，我也就不能談些不相干的話。

普羅塞派 那末免開尊口。

馬奇本克斯 對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絕口不提。難道這樣就止了你心上的哭聲嗎？——因爲心上還在哭喊呢，是不是？如果你有二顆心的話，那一定如此。

普羅塞派

(突然起立，以手撫胸。)哦，一邊你在讀着這些話，要應勉強工作都辦

算對的。(她離開小桌，坐在沙發上。她的感情深被激動。)我的心上哭喊與否

本來不關你的事；不過，雖則如此，我倒有意思說給你聽聽。

馬奇本克斯

那用不着。我早知道你的心上一定在哭喊了。

普羅塞派

可是留神；要是你對人家說這是我說的，那我可不承認的啊。

馬奇本克斯

(憐憫的)是，我知道。這麼說，你是沒有告訴他的勇氣咯？

普羅塞派

(跳將起來)他！誰？

馬奇本克斯

不管他是誰。反正是你所愛的男人。什麼人都可以。比方說吧，那位副

牧師，密爾先生。

普羅塞派

(憤惡的)密爾先生！果真是好一個叫我心碎的人哪。那我情願要你，不

要密爾先生呢。

馬奇本克斯

(退縮)不，那使不得。我真抱歉；不過你可不該那麼想。我

普羅塞派 (暴躁，走到火爐邊，背向着他。) 哦，別給嚇壞了；我說的並不是你。

也不是專指某一個人。

馬奇本克斯 (我明白了。要是隨便那一個人愛你，你就能愛他——)

普羅塞派 (惱怒) 隨便那一個人愛我！不，那是什麼話！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了？

馬奇本克斯 (沮喪) 不必這樣。你不肯照直回答我——祇是人云亦云。(他茫然走

近沙發，悽然坐下。)

普羅塞派 (認為她的儀態竟被貴族輕視，便大生氣。) 哦，那末如果你要聽獨出

心裁的話，你最好還是和你自己去談吧。

馬奇本克斯 凡屬誇人都是如此；他們大聲自言自語；世上的人都聽得見。不過聽不

見別人談話，有時候也寂寞得慌。

普羅塞派 (你等着莫賴爾先生回來吧。他會和你談。(馬奇本克斯聳肩。)) 哦，你用

不着一提起他就裝出怪相；他比你還會說話。(發氣) 他的話一說就沒有完，會說

得叫你討厭呢。（她忿忿想要回到原位上，而尤妮豁然貫通，跳起身來阻止她。）

馬奇本克斯 呀，我現在明白了。

普羅塞派 （面泛桃花）你明白什麼了？

馬奇本克斯 你的祕密。對我說吧；一個女人愛他，當真是可能的嗎？

普羅塞派 （彷彿這句話不着邊際）唔！

馬奇本克斯 （熱烈的）不，你回答我。我需要知道；我必須知道。我不能了解這一點。

點。我看他什麼都沒有，只有空洞的字眼，虔誠的決心，只有一般人所謂的善良罷

啊。你決不能單憑這一點就去愛他呀。

普羅塞派 （故作凜然循規蹈矩之態，以阻止他。）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我

不明白你。

馬奇本克斯 （激烈）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撒謊！

普羅塞派 哦！

馬奇本克斯 你確實明白我；而且你知道。（決定要她回答）一個女人真能愛他

嗎？

普羅塞派 （向他正視）是的。（他以手掩面。）你怎麼啦！（他放下手，望着她。

他那付悲慘的面容使她吃驚，她便急忙離開他，躲到最遠的地方，眼睛釘在他的臉上，直到後來他轉過身去，走到壁爐旁給小孩坐的那張椅子那裏，異常沮喪的坐了下來。當她走到門口，波吉斯推門進來。一見他，她突然說。）謝天謝地，有人來了！（她便很安心的坐在桌旁。當波吉斯走向尤競時，她拿起一張紙來，捲在打字機上。）

波吉斯 （頗有逢迎貴賓之意）啊，馬奇本克斯先生，他們就這樣不管你了。我特地來做您的伴兒。（馬奇本克斯很驚恐的望着他，而他則毫無所感。）詹姆士正在飯堂裏接見代表團，康蒂在樓上教她所喜歡的一位女裁縫讀書。她坐在那裏，教她大

聲唸『天上雙生兄弟』。註一。哩。〔體貼的〕您在這裏，除了打字員之外沒有誰和
您談話，那一定是怪寂寞的。（他拉過安樂椅，坐下。）

普羅塞派

（大爲激怒）他現在聽着您老先生的高雅談吐，那就不會再寂寞的了；那

倒是一大安慰。（她就沒好氣的打起字來。）

波吉斯

（深怪她的太胆）喂，小姑娘，我並沒有和你說話呀，這我是知道的。

普羅塞派

（向馬奇本克斯，尖酸的。）馬奇本克斯先生，你看見過有這樣不客氣的

嗎？

波吉斯

（妄自尊大，正言厲色。）馬奇本克斯先生是一位紳士，知道他的身份，比

別人還清楚些。

普羅塞派

（鳴不平的）幸虧你不是什麼紳士，我也不是什麼貴婦；要是馬奇本克斯

先生不在這裏，我對你談話，那就老實不客氣了。（她從打字機上扯下信紙，因用
力過猛而至扯破。）咄！我把這封信撕破了！又得重新打過。哦，我真忍受不住！

一個老糊塗蟲。

波吉斯 （起立，憤激得喘不過氣來。）什麼！我是一個老糊塗蟲！呀，當真（喘氣）！很好，小姐！很好。你等着吧，等我去告訴你的東家。瞧吧。我要教訓教訓你；看我教不教訓你。

普羅塞派 我——

波吉斯 （打斷她）不必；你已經說過了。再和我談也沒有用。我要讓你看看，我到底是什麼樣人。（普羅塞派沒好氣的將打字機上的轉軸砰然一聲拉過來，繼續打字：面露輕蔑之容。）馬奇本克斯先生，別去理她。我們不值得去理她。（他又很莊嚴的坐下。）

馬奇本克斯 （困惑畏縮，莫知所措。）我們最好還是談些別的吧？我——我想迦納特小姐是言出無心。

普羅塞派

（很恨他替她定的罪名）我雖則言出無心，可簡直就是老糊塗蟲！

波吉斯 我要再去理她，那就失了我的身分了。（電鈴響了兩下。）

普羅塞派 （拿起筆記簿和紙張。）這是叫我去的。（她急忙跑出。）

波吉斯 （在後叫她）哦，你走了，我們倒也清淨。（他說了最末一句話，自覺勝利，心上稍寬，但是仍不甘心，想要大大痛快一番，便釘着她的背影望了一回，然後坐在尤競身旁，很機密的說。）馬奇本克斯先生，現在只剩下我們兩人了，讓我來給您一個善意的暗示，要是對於別人我是決不說的。您認識我的女傭詹姆士，有多久了？

馬奇本克斯 我不知道。我從來不記日子。大約有幾個月了吧。

波吉斯 您覺得他有一點古怪嗎？

馬奇本克斯 我倒不覺得。

波吉斯 （聲容莊重）您再也覺察不出。那真是莫大的危險。哼，他是瘋的。

馬奇本克斯 瘋的？

波吉斯 瘋得像瘋狗一樣。〔註二〕您只要注意他，就可以看得出來。

馬奇本克斯 （深感不安）不過那一定是因為他的主張！

波吉斯 （伸出指尖，摸着他的衣襟，然後用力按着，以引起他的注意。）馬奇本克

斯先生，我一向也是這麼想。我很久以來認為祇是他的主張古怪罷咧；雖則，請您注意，一般人都像他一樣實行的時候，所謂主張倒也是很嚴重的事情。不過，我所要說的，並不是這個。（他環室四顧，確定只有他們兩個人，便附耳向尤競道。）您想他今天早上，在這間屋子裏，對我說的是什麼話？

馬奇本克斯 什麼話？

波吉斯 他對我說！他說這話，正像我們坐在這裏一樣真實，一點不假！他說：「我是一個傻瓜」他說：「你是一個昏蛋」——說的時候，頭腦非常冷靜。請您注意，我是一個昏蛋！隨後他又和我握手，彷彿昏蛋二字，給了我莫大的光榮！您能說這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嗎？

莫賴爾 (在門外，一邊推門進來，一邊回頭向普羅塞派說。) 迦納特小姐，請你把他們的姓名和住址都記下來。

普羅塞派

(在遠處) 是，莫賴爾先生。(莫賴爾進來，手執代表團的文件。)

波吉斯

(對馬奇本克斯私語) 他來了。釘着眼睛向他看。(很莊嚴的起立) 詹姆士，我很抱歉，我不得不來向你告狀。我本來不想向你告狀的，可是爲了正義和責任，我非如此不可。

莫賴爾

怎麼一回事呀？

波吉斯

馬奇本克斯先生在場，可以做我的證人。(異常莊嚴) 你那位小姑娘真太不懂事，竟叫我作老糊塗蟲。

莫賴爾

(極其歡暢) 哦，這不正像普羅雪嗎？她爲人直率極了，她自己都忍不住！

可憐的普羅雪呀！哈！哈！

波吉斯

(怒得發抖) 難道你要我因爲你喜歡她而就容忍她嗎？

莫賴爾 呸！瞎說。你決不能和她計較的。不必放在心上。（他走到小櫃那裏，將文件放在抽屜裏。）

波吉斯 哦，我不放在心上。我犯不着和她計較。不過我倒要知道，那是否是對的。那是對的嗎？

莫賴爾 那是一個教會方面的問題，而非世俗方面的問題。至於你所要注意的問題呢，就是她那一句話對你有什麼損害？當然不會有什麼損害的咯。那就不必再去計較了。（他走到桌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寫信，表示不再討論那個問題。）

波吉斯 （向馬奇本克斯私語）我剛才對您說些什麼話？瘋狂。（走到桌旁，現出餓者的那種空洞的禮節，問道。）詹姆士，晚飯什麼時候開呀？

莫賴爾 至少還要兩個鐘頭吧。

波吉斯 （悽然，只得認命。）詹姆士，請你借一本書給我，讓我坐在火爐旁邊看着消消遣，好嗎？你是一個好孩子。

莫賴爾 那一類書？正經書嗎？

波吉斯 （幾乎大聲抗辯）不！好玩的書，混混時候罷咧。（莫賴爾從桌上取過一份畫報給他。他很謙恭的接了畫報。）詹姆士，謝謝你。（他回到火爐旁的大椅上，坐在那裏自由自在的看畫報。）

莫賴爾 （一邊寫信，一邊說。）康蒂姬馬上就要下來陪你了。她已經把她的學生打發開。她正在上燈油呢。）

馬奇本克斯 （異常驚愕，跳起身來。）可是那會弄髒她的手的呀。我真難受，莫賴爾，那是一種恥辱。我去給她上燈油。（他走向門口。）

莫賴爾 你還是別去吧。（馬奇本克斯猶豫不決，立定下來。）她會叫你給我擦皮鞋。免得我早上親自動手。

波吉斯 （很嚴重的表示不贊成之意。）你們現在不是請傭人了嗎，詹姆士？

莫賴爾 是的；不過她到底不是奴隸呀；看我家裏的情形，好像請了三個傭人似的。

那就是說，每人都得動手。這個計劃不錯；普羅雪和我吃過早飯之後，一邊洗碗盞

一邊談公事。兩個人一同做，洗碗盞就不嫌麻煩了。

馬奇本克斯

（痛心的）你以為每一個女人都像迦納特小姐一樣粗俗嗎？

波吉斯

（着重的）對極了，馬奇本克斯先生，對極了。她真粗俗不堪。

莫賴爾

（安靜而含有深意的）馬奇本克斯

馬奇本克斯

唔。

莫賴爾

你的父親請了多少傭人呀？

馬奇本克斯

哦，我不知道。（他很不安的退到沙發旁邊，像要遠避莫賴爾的審問。

然後坐下，苦惱萬分，心上想着由石油煤炭蒸溜出來的石蠟。）

莫賴爾

（很嚴厲的）傭人多得連你都不知道了！（乘勢攻擊）不管怎樣，要是碰到什

麼粗俗的事情，你就按一下鈴，把那事情丟給別人去做，是不是？那就是你的人生

大事，對嗎？

馬奇本克斯 哦，別再拷問我吧。目前的一件大事，就是你太太的殘爛玉指正浸在石油裏，而你却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裏宣講人生大事！一輩子沒有完的說教，說教，空話！空話！空話！

波吉斯 （熱烈欣賞這種反攻）哈，哈！妙極了！（笑容可掬的）這一下你可吃了他的虧了，詹姆士。（康蒂姬進來，穿好圍裙，手持燈盞，剪好燈心，上滿油，只差點燃。她將燈放在桌上，靠近莫賴爾，以便他使用。）

康蒂姬 （微微掀動鼻子，捻着指尖。）尤競，要是你留在我們這裏的話，我想我會把燈交給你去收拾的。

馬奇本克斯 只要你肯把一切粗事交給我去做，我就留在這裏。

康蒂姬 你真會獻殷勤；不過我想，我倒先要看看你怎麼個做法。（向莫賴爾）詹姆士，你並沒有好生收拾這屋子呀。

莫賴爾 親愛的——什麼事情是我做了的——或者說，什麼事情我没有做呢？

康蒂姐

（當真氣惱）我那個最心愛的刷子，給你拿去當作刷黑鉛用了。（馬奇本克

斯突然發出一聲心碎的哭泣。波吉斯四週一看，大為驚異。康蒂姐跑到沙發前。）

怎麼啦？尤競，你不舒服嗎？

馬奇本克斯

不，沒有什麼不舒服。祇是覺得恐怖！恐怖！恐怖！（他的頭部垂到手

上。）

波吉斯

（吃驚）什麼！馬奇本克斯先生，您得了恐怖症了？哦，您這麼年輕輕的，

真糟糕。您必須慢慢的治好這種病呀。

康蒂姐

（寬慰的）瞎說，爸爸！那祇不過是詩的恐怖罷咧，尤競，是不是？（撫弄

他）

波吉斯

（羞愧的）哦，詩的恐怖，是不是？真對不起，請您原諒。（他又回去向火

，因為出言冒昧，頗覺遺憾。）

康蒂姐

尤競，到底爲了什麼事呀？那個心愛的刷子嗎？呀，算了，沒有關係。（她

在他身旁坐下）你願不願意發我一把新的刷子，膏香是用象牙做的，上面還鑲着珍珠母？

馬奇本克斯

（聲音柔和，抑揚有致，然又如怨如慕。）不，我要送你的不是刷子，

而是一隻船——一葉輕舟，飄飄蕩蕩，遠離人世，而至仙鄉，白玉鋪地，自有甘霖沖洗，麗日蒸晒；南風習習，拂去碧綠紫紅地毯上的灰塵。或乘朱輪，上達穹蒼，明星為燈，不必每日裝滿石油。

莫賴爾

（聲音粗厲）而在那地方，無事可做，只有懶散，自私，無用。

康蒂妲

（甚不快意）哦，詹姆士，你怎麼這樣煞風景呀？

馬奇本克斯

（動怒）對了，懶散，自私，無用；換句話說，就是美麗，自由，快樂

；一個人竭盡心力爲他所愛的女人所求的，不就是這種境界嗎？這就是我的理想；而你的理想呢，還有住在這一排排可惡的房子裏的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們的理想是怎麼樣的呢？說教和刷子！你宣講教義，而你的太太洗刷。

康蒂姐 (古怪的) 尤競，他還擦皮靴呢。明天就該你去擦，免得他麻煩。

馬奇本克斯 哦，別談起皮靴了吧！你的光脚踏在山上，真是美麗極了。

康蒂姐 可是在哈克尼路上，我的脚上不穿皮靴，就不美麗了呀。

波吉斯 (認爲有失體面) 好了，康蒂；別說粗話了吧。馬奇本克斯先生聽不慣這一

套。你又要叫他發恐怖症了。我是說詩的恐怖症。(莫賴爾不作聲。他表面上雖忙着寫信；而實則滿懷憂懼，對於新近得的一種可驚的經驗，正不得其解，所謂可驚的新經驗，就是他每次用道德的鞭子打得越準，而尤競的躲避却越快越遠。他覺得自己開始畏懼他所並不重視的人，這點使他異常痛苦。迦納特小姐持電報上

普羅塞派

(將電報遞給莫賴爾) 覆電的費是已經付過了。送電報的人正等着呢。

(她走到打字機那裏，坐下，向康蒂姐說) 莫賴爾太太，瑪麗在廚房裏等着您呢。

(康蒂姐起立) 茲送來了。

馬奇本克斯 (嚮學的) 葱!

康蒂姬 對了，葱。還不是西班牙葱呢，而是臭得叫人作嘔的小紅葱。你來幫我切葱吧。跟着我來。(她拉着他的腕跑出去，將他拖着。波吉斯愕然起立，站在壁爐毯上，張口結舌目送他們。)

波吉斯 康蒂不該像這樣對待一位伯爵的姪子。那未免太過分了。喂，詹姆士；他不是常常像那樣古里古怪的麼？

莫賴爾 (一邊寄覆電，一邊很簡慢的說。) 我不知道。

波吉斯 (感傷的) 他談得真美妙。我以前時常有點詩興。康蒂就是得我的真傳；記得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不過這麼樣高(伸手比着離地兩尺左右)，她時常要我講童話給她聽。

莫賴爾 (專心他事) 呀，當真嗎。(他將電報稿的墨水吸乾，走出去。)

普羅塞派 你慣常從你自己的腦子裏，編出童話來嗎？(波吉斯無意答話，站在壁爐

毯上，裝出異常輕蔑厭惡的態度。）

普羅塞派 （很平靜的）我想你的腦子裏，決不會有什麼重話的吧。順口說來，你既然看中了馬奇本克斯先生，那我還是早點警告你的好。他是瘋子。

波吉斯 瘋子！什麼！他也是瘋子！

普羅塞派 瘋得像瘋狗一樣。我告訴你，你剛才還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我給他嚇壞了。你注意到他所說的那些怪話沒有？

波吉斯 那就是所謂詩的恐怖症了。如果我的腦子裏沒有一兩次想到他非瘋不可，那末我就該罵。（他穿過房子走到門口，一路大聲說道。）呀，這裏正好是給一個瘋子住的一座絕妙的瘋人院，只靠你一個人來照料他們。

普羅塞派 （當他走過她身旁時，她說。）對了，如果你要遇到什麼意外的話，那是多麼可怕呀！

波吉斯 （傲慢的）請你不必管我的閒事。告訴你的東家，說是我到公園裏抽煙去

普羅塞派

天的)哦!(波吉斯未及反駁，莫賴爾復入。)

波吉斯

(感傷的)詹姆士，我到公園裏去轉一會兒，抽煙去。

莫賴爾

(粗率的)哦，好的，好的。(波吉斯現出勞頓萎靡的老翁模樣，悽然走出

門去。莫賴爾站在桌旁，翻閱文件，隔着桌子向普羅塞派，一半心不在焉，一半很

幽默的說。)呀，普羅雪小姐，你爲什麼要罵我的老丈人呢？

普羅塞派

(臉上漲得通紅，急忙抬頭看他，半是驚駭，半是責備的說。)我——)

她不禁流淚。)

莫賴爾

(現出溫柔的高興的神情，欠身安慰她說。)哦，算了，算了，算了！沒有

關係，普羅雪；他是一個老糊塗蟲，是不是？(她大哭一聲，衝出門去，隨手將門

砰一聲關上。莫賴爾只好認命，搖首嘆息，很疲憊的走到椅旁，坐下來工作，神情

蒼老而憂抑。康蒂如入。她已做完家事，卸去圍裙。她立刻注意到他那沮喪的神氣

便悄然坐在給客人坐的椅上，挺直胸膛向他注視。她一言不發。）

莫賴爾 （抬頭向她一看，但仍舉起筆來，預備繼續工作。）呀？尤妮呢？

康蒂姐 在廚房，開了水龍頭洗手呢。只要是他能夠見了瑪麗不覺得窘迫，他倒可以變成一個名廚呢。

莫賴爾 （簡慢的）哈！那一定的。（他又去寫字。）

康蒂姐 （走近他，一邊說，一邊將手輕輕放在他的手上，不要他寫。）過來，親愛的，讓我看你一眼。（他丟下筆，聽她擺佈。她拉他起來，站在離桌稍遠的地方，總是很苛求的望着他。）你的臉轉過來，向着亮光。（她拉他對面站着）我的孩子今天臉色不好。他是工作過度了吧？

莫賴爾 還是和平常一樣呀。

康蒂姐 他的臉色很蒼白，帶灰色，有皺紋，很衰老。（他的憂鬱，逐漸加深；她故意裝出歡欣的氣氛，以打消他的憂鬱。）到這裏來；（她拉他到安樂椅旁）你今天

寫稿了。讓普羅雪替你去寫，來跟我談談吧。

莫賴爾 可是！

康蒂姐

（堅執的）是的，你應該陪我談話。（她拉他坐下，而自己便坐在他膝旁的

地毯上。現在（撫弄他的手）你的臉色已經好看得多了。這種累人的繁重工作——

每天晚上出去演講談話——你爲什麼不去開呢？凡是你所說的，當然都是至理名言

，可是於事無補；他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當然，他們是贊成你的；可是他們一面

贊成你，一面却在你轉背的時候，所作所爲都是違背其反，請問那有什麼用呢？

就看我們這裏聖·多明尼禮拜會的情形吧。每逢星期日，他們爲什麼要來聽你宣講

基督教義呢？哼，那祇是因爲六天以來他們忙着做生意賺錢，忙得頭昏腦漲，所以

急於要在第七天休息一下，忘掉那套俗務；然後才能養精蓄銳，回去加倍努力賺錢

！結果，你非但不能阻止他們，反而助桀爲虐了。

莫賴爾

（極有魄力而又嚴正）康蒂姐，你深知道，我時常痛罵他們賺錢。不過，要

是不爲別的，祇是爲了休息和消遣才來做禮拜，那末他們爲什麼不去幹些更有趣味的頑意見——更可放縱的頑意見呢？每逢禮拜天，他們不到下流地方去，而到聖。

多明尼禮拜堂來；那一定總有點好處的吧。

康蒂姐 哦，下流地方在禮拜天是不開放的；卽令開放吧，他們也不敢當着人就進去呀。再說，詹姆斯，親愛的，你宣講教義，講得真好，他們聽來彷彿就像演戲一樣。你猜那些婦女爲什麼要那樣熱忱？

莫賴爾 （震驚）康蒂姐！

康蒂姐 哦，我知道。你這個傻孩子；你以爲她們是爲了要聽你的社會主義和宗教才來的；不過，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她們就會照你的話去履行，而不光是來看你了。

她們都有普羅雪的毛病。

莫賴爾 普羅雪的毛病，康蒂姐，這是什麼話？

康蒂姐 是的，普羅雪。還有你以前所請的幾位女秘書，都是一樣。你想普羅雪，

在這裏的薪水，每月祇得不過六先令，若以前在機關裏還少，反而傾肯甘心體願，降低身分，替你洗洗碗碟，剝山芋皮，操作各種賤事，那是什麼道理呢？詹姆士，那是因為她愛上了你。那麼婦女也都愛上了你。你自己却愛上了說教，因為你曉得那樣美妙。而你竟認為那全是創造人間天堂的一般熱誠；她們也這樣想。你真傻

呀！

莫賴爾 康蒂姐：這是多麼可怕——多麼擾亂靈魂的刻薄話呀！你是在說笑話嗎？要

不然！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呢？——你是妬忌嗎？

康蒂姐 （很古怪的沉思着）對了，有時候我覺得有一點妬忌。

莫賴爾 （不相信的）妬忌普羅雪嗎？

康蒂姐 （大笑）不，不，不。並不妬忌什麼人。我是爲着另外一個人覺得妬忌

，他並沒有得到他所應得的愛情。

莫賴爾 我。

康蒂姐

你！你發愛情和崇拜嬌養壞了；你得到太多，消受不了。不，我是說尤

說。

莫賴爾

（吃驚）尤說？

康蒂姐

雖然他比你更需要愛情，可是一切愛情都歸你所有，而他却一無所得，這未免太不公平了。（他身不由主，發出痙攣的動作。）怎麼啦？我的話叫你聽了難受

嗎？

莫賴爾

（急忙的）一點也不。（他現出苦惱的緊張神氣，注視着她。）康蒂姐，你

知道我是完全信任你的。

康蒂姐

你好自負！你真以為你的吸引力是叫人無法抵抗的嗎？

莫賴爾

康蒂姐：你的話真嚇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什麼吸引力。我只想到你的善

良——你的純潔。我所信任的，就是這個。

康蒂姐

對我說這種話，是多麼討厭，多麼叫人不舒服呀！哦，喬姆士，你到底是個

牧師——一個地地道道的牧師！

莫賴爾 （轉向別處去，他很痛心的說。）這是什麼說的。

康蒂姐 （生趣盎然，倚偎着他，手臂擱在他的膝上。）尤說的話，總是對的。他是

一個異乎尋常的孩子；當我離家到鄉下去的時候，我越來越喜歡他了。你知道嗎，

詹姆士，雖則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却要發瘋似的和我戀愛呢？

莫賴爾 （凶狠的）哦，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當真嗎？

康蒂姐 他一點兒都沒有想到。（她的手臂從他膝上移開，轉過身去，悄然沉思，雙

手放在自己膝上，態度閒靜。）有一天他會知道——當他長大成人而且曾經滄海的

時候，像你一樣。他會知道，我是早就應該知道了的。到那時候，我不曉得他對

有何感想。

莫賴爾 不會壞的，康蒂姐。我希望而且相信，不會壞的。

康蒂姐 （遲疑的）那就要看嘍。

莫賴爾 (迷惘的) 要看！

康蒂姐 (望着他) 對了，那就要看他以後的遭遇如何。(他茫然望着他) 你不懂嗎

? 那就要看他怎樣去知道愛情的真諦。那就是說，要看那一類女人去教他知道愛情的真諦。

莫賴爾 (莫名其妙) 是的。不。我不懂你的意思。

康蒂姐 (解釋) 要是他從好女人那裏學會愛情，那就不成問題，他會饒恕我。

莫賴爾 饒恕！

康蒂姐 但是假定他從壞女人那裏學會愛情，像其他許多男人一樣，而尤其是詩人，

他們總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天使！假定他在已經將愛情拋棄，而且不識不知的自己墮落下去的時候，方才發現愛情的價值！那末，你想他會饒恕我嗎？

莫賴爾 饒恕你什麼？

康蒂姐 (發覺他如此愚蠢，不免失望，雖則她的語調還很溫柔。) 你明白嗎？(

他搖頭。她又轉身向他，以便促膝談心，解釋明白。（我是說，他會饒恕我沒有親自教會他嗎？他會饒恕我，爲了你所謂我的善良——我的純潔的緣故，而把他丟給壞女人嗎？呀，詹姆士，你真是一點都不了解我，還說什麼你信任我的善良和純潔！我儘可以甘心情願將我的善良和純潔，給那可憐的尤競，正像如果沒有什麼來阻攔我，我儘可以將我的圍巾給那凍得快死的乞丐一樣。詹姆士，請你信任我對你的愛；因爲如果沒有愛情的話，我就毫不關心你那一番教訓——你那天自欺欺人的一番空話了。（她做出將起立之勢。）

莫賴爾

他的話！

康蒂姬

（方欲起立，急止。）誰的話？

莫賴爾

尤競的。

康蒂姬

（欣然）他是對的。他了解你，他了解我，他了解普羅雪。而你呢，詹姆

士！你什麼都不了解。（她大笑，吻他以安慰他。而他却似被刺一般向後退縮，跳

將起來。)

莫賴爾 這個時候，你怎麼還能忍心做出這種舉動來，哦，康蒂姐呀（他的聲音中含着痛苦）。我情願你舉起四爪鎚來扎進我的心，不願你親我一吻。

康蒂姐

（驚慌起立）我親愛的；怎麼啦？

莫賴爾

（發瘋似的推開她）別碰我。

康蒂姐

（覺得有趣）詹姆士！（馬奇本克斯和波吉斯進來，打斷他們：波吉斯站在

門口，呆望着；而尤競急忙衝到他們中間。）

馬奇本克斯

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莫賴爾

（面無人色，極力抑制。）別的倒沒有什麼，只有一點。若不是今天早上你

對了，那就是康蒂姐瘋了。

波吉斯

（大聲抗議）什麼！康蒂姐也瘋了！哦，算了，算了，算了。（他穿過屋子

走到壁爐邊，一面走一面抗議，并在壁爐架的柱子上敲出煙斗裏的煙灰。莫賴爾很

絕望的坐下來，身向前俯以隱瞞他的臉，十指交錯以免顫抖。）

康蒂姐（向莫賴爾，泰然笑道。）哦，你簡直給嚇着了！原來是這嗎？你們這些不落落套的人，結果是何等落落套呀！

波吉斯 得了，康蒂，別胡說亂道了。馬奇本克斯先生聽了，對你會有什麼感呢？

康蒂姐 這就是詹姆士教訓我的結果，他教我只要爲我自己着想，不必因爲顧及旁人對我的感想而畏縮不前。只要我所想的事情就是他所想的事情，這個辦法自然非常圓滿。可是現在！只不過因爲我所想的和他所想的稍有不同——瞧他那付神氣吧！瞧！（她指着莫賴爾，覺得異常有趣。尤競看了他一眼，彷彿痛徹心底，急以手按胸，他坐在沙發上，似在目擊一幕悲劇。）

波吉斯（站在壁爐毯上）呀，詹姆士，你今天的神氣，確實不及往常那樣莊嚴。

莫賴爾（大笑，其實半似哭泣。）大概是的。我請各位原諒；我先不會覺得自己有

點大驚小怪。(振作精神)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他又回到桌旁坐下，重又寫他的文稿，現出堅決的歡樂之色。)

康蒂姐 (走到沙法上，坐在馬奇本克斯身邊，還是一付譏笑的神氣。)喂，尤鏡：

你幹嗎這樣難過呀？是不是那惹害得你哭了？(毫無同情不自禁的注意他倆兩人。)

馬奇本克斯

(向康蒂姐低語)那是你的殘忍，才害得我哭了。我恨殘忍。看養一個

人使得另一個人受苦，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康蒂姐

(用諷刺的口氣逗他)可憐的孩子！我真是很殘忍嗎？是我叫他切了那臭得

叫人作嘔的小紅葱嗎？

馬奇本克斯

(懇懇的)哦，別說了，別說了。我並不是說我自己。你害得他難受得

慌。我自己的心上也覺着他的痛苦。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錯——那是必得發生的事；

但是你並沒有化大事如小事。當你一面折磨他一面笑他的時候，我真是不寒而慄

康蒂姐

(不相信的)我折磨詹姆士！亂說，尤競；你多麼誇張呀！真胡鬧！(她回

顧莫賴爾；他連忙伏案作書。她向他走去，站在椅後，斜倚着他。)親愛的，不要

再寫了，來跟我們談談吧。

莫賴爾

(很親熱的但很刻毒的)呀，不；我不能說話，只能說教。

康蒂姐

(愛撫他)好吧，來說教吧。

波吉斯

(激烈抗議)呀，不能這樣，康蒂。真該死！

(勒克西·密爾進來，頗急切而自大。)

勒克西

(急上前與康蒂姐握手)莫賴爾太太，您好？看見您又回府了，真是高

興。

康蒂姐

多謝你，勒克西。你認識尤競的吧，認不認識？

勒克西

哦，是的。馬奇本克斯先生，您好啊？

馬奇本克斯 很好，謝謝你。

勒克西 (向莫賴爾) 我剛從聖馬太團裏來。他們接到您的電報之後，異常恐慌。沒

有出什麼岔子吧？

康蒂姐 詹姆士，你的電報上是怎麼說的？

勒克西 (向康蒂姐) 今天晚上他本來要到那裏去演講。他們已經定了馬爾街的大會堂，而且到處張貼廣告，花了不少的錢。莫賴爾打電報去，說是不能出席。他們接到電報，不管晴天一個霹靂。

康蒂姐 (大驚，疑心發生了意外事。) 自動失約，不去演講！

波吉斯 我敢說，這是他破天荒第一遭。是不是，康蒂？

勒克西 (向莫賴爾) 他們決定要打個急電給你，問你是否還能改變計劃。你接到沒

有？

莫賴爾 (勉強忍着性子) 是的，是的，我接到了。

勒克西 覆電的費用是他們預先付了時。

莫賴爾 是的，我知道。已經覆了一個電報。我不能去。

康蒂姐 但是爲什麼呢，詹姆士？

莫賴爾 (幾乎很兇猛的) 因爲我不高興。這些人忘了我是一個人；他們以爲我是一

架話匣子，每天晚上打開了給他們娛樂。難道我不可以坐由一天晚上留在家裏，陪我的太太和朋友們嗎？(除尤麗外，大家對於他的爆發，都很驚訝。唯有尤麗，面不改色。)

康蒂姐 哦，詹姆士，你知道明天你就會受到嚴重的良心責備；而我因此就會受苦。

勒克西 (恐懼的，但又很急迫的說。) 我知道，他們這樣向你要求，當然極不合理。不過他們曾經到處打電報出去另外請人，可是除了不可思議論者協會的主席以外，誰都不來演講。

莫賴爾

（立刻回答）喲，一位寶貝。他們還要什麼更好的人呢？

勒克西

不過他時常堅決主張，要將基督教義和社會主義分家。他會使得我們前功盡

棄。當然你知道得最清楚；不過（他欲言而止。）

康蒂姐

（甘言誘之）哦，去吧，詹姆士。我們都去。

波吉斯

（喃喃怨語）喂，康蒂！聽我說！我們就在家裏烤火吧，怪舒服的。他出去

至多不過兩個鐘頭。

康蒂姐

我們去聽講，也是一樣舒服的。我們都坐在講台上，就成爲大人物了。

波吉斯

（愠怒）哦，請不要叫我們走到講台上去。不；每一個人都要釘着眼睛看我

們；我不到講台上去。我就坐在房子後面好了。

康蒂姐

不要害怕。他們釘着眼睛看詹姆士還來不及呢，那有工夫注意到我們。

莫賴爾

（從肩膀上轉過頭來望康蒂姐，含有深意。）普羅雪的毛病，康蒂姐！對不

對？

康蒂姐（與高采烈）對了。

波吉斯（莫名其妙）普羅雪的毛病！詹姆士，你們說的什麼呀？

莫賴爾（不理他，起立；至門口；打開門，用命令的聲音喊道。）迎納特小姐。

普羅塞派（在遠處）是，莫賴爾先生。就來了。（大家都等着，只有波吉斯却潛行

至勒克西身旁，將他拉到一邊。）

波吉斯 密爾先生，你聽我說。普羅雪有什麼毛病呀？她有什麼不舒服嗎？

勒克西（很機密的）這個，實在情形我不知道；不過今天早上她和我談話就很古怪

，我就心有時候她有點失魂落魄。

波吉斯（心頭如有重壓）呀，那一定是真的！同一間屋子裏有四個！（他回到壁爐

邊，鑒於在天國的空氣中，人智如此幻變無常，不禁茫然若失。）

普羅塞派（走到門檻邊）有什麼事嗎，莫賴爾先生？

莫賴爾 打個電報給聖馬太公會，說我馬上就去。

普羅塞派 (驚異) 他們還等你去嗎？

莫賴爾

(斷然說道) 你照辦就是。(普羅塞派嚇了一跳，坐下去打電報稿。莫賴爾走到波吉斯那裏去。康蒂姐隨時注意他的行動，現出發發驚異與疑懼的神氣。)

莫賴爾

波吉斯：你是不打算去的吧？

波吉斯

(心中抑鬱) 哦，詹姆士，別那樣說。你知道，那祇是因為今天不是禮拜天。

莫賴爾

我很抱歉。我先還以為你願意我介紹主席給你認識呢。他是郡議會的工務委員會委員，關於合同一類事情，頗有一點勢力。(波吉斯大為興奮。莫賴爾早已料

到有此一着，稍停，又說。) 你去嗎？

波吉斯

(異常熱心) 詹姆士，我當然要去。聽你演講，總是一大快事呀！

莫賴爾

(轉身向普羅塞) 要是你沒有別的約會的話，迦納特小姐，我要你去給我做

記錄。(她不敢說話，只點頭示意。) 我猜想，勒克西，你是要去的吧？

勒克西 當然。

康蒂姐 詹姆士，我們都去。

莫賴爾 不！你不要去，尤競也不要去。你留在這裏招待他——慶祝你這次回家。（一

尤競起立，屏息。）

康蒂姐 可是，詹姆士——

莫賴爾 （威嚴的）這是我的主張。你無需去；他也無需去。（康蒂姐將要申辯）哦，不關你們自己的事。你們不去，聽衆本來就夠多了；而你們的座位，自有從來沒有聽過我演講的那些還沒有入教的人，跑來搶着坐呢。

康蒂姐 （苦惱的）尤競，你不願意去嗎？

莫賴爾 當着尤競的面，我就不敢讓我的狂熱放出來；他對於駁教，真是苛求之至。

（釘着你看）他知道我怕他；今天早上他是這樣對我說的。好吧，我倒要讓他看看，將他留在這裏由你看管，康蒂姐，我怕他到底怕到什麼地步。

馬奇本克斯 (自言自語，纏合感情) 那真再敢。那真美麗。(他又坐下，張口譁囁

。)

康蒂妲 (又急切又疑懼) 可是——可是——詹姆士，有什麼誤會嗎？我不明白——

莫賴爾 呀，我先以為我才不明白呢，親愛的。(他將她很溫柔的摟在懷裏，吻她的

前額，然後轉過身來悄然望着馬奇本克斯。)

(幕落)

譯者註

【註一】『天上雙生兄弟』(The Heavenly Twins)為英國著名女小說家沙拉·格蘭

德(Sarah Grand)之傑作，於一八九三年出版。沙拉·格蘭德本名依麗薩伯·

克拉克(Frances Elizabeth Clark)，為麥克福爾(David O. McFall)夫

人，曾屢任巴斯（Bath）市長之職。

〔註二〕原文爲：'Mad as a March (March) hare (hare)'; 直譯爲『像三月間的野兔一樣癡狂』。蓋野兔在三月間，最爲胆怯而又狂野，正當這期也。

第三幕

晚上十時以後。幕啓，燈明。打字機已裝箱；大桌上的什物已收拾乾淨；一切都表示日間工作業已完畢。

康蒂姐和馬奇本克斯坐在火旁。馬奇本克斯頭邊的壁爐架上，放着一盞讀書用的燈，他坐在小椅裏，大聲朗誦。在他身旁的地毯上，擺着一束原稿和兩本詩集。康蒂姐坐在安樂椅上。她手裏舉着一把銅火鉗。她仰着身子，細心看那火鉗的頭，雙脚前伸向着火焰，腳跟踏在爐圍上，凝神沉思，彷彿不知身在何處。

馬奇本克斯

（忽然中止朗誦）凡是誇人，都會經將這種思想，咏爲詩歌。他必須這

樣；他非這樣不可。（他抬頭看她，徵她同意，却不料見她凝神於火鉗上。）你沒

有在聽我唸呀？（無反響）莫賴爾太太！

康蒂姐

（驚）噯？

馬奇本克斯

你沒有在聽我唸呀？

康蒂姐

（內心有愧，因此過分客氣。）哦，對了。那真好。唸下去吧，尤競。我急

於要知道天使後來怎麼樣了。

馬奇本克斯

（任憑原稿從他手中掉到地上去）請你原諒我煩擾了你。

康蒂姐

那裏的話，你並沒有煩擾我。再唸下去吧。唸吧，尤競。

馬奇本克斯

那一首寫天使的詩，我在一刻鐘以前早已唸完了。後來我又唸了別的幾

首。

康蒂姐

（悔恨的）真對不起，尤競。我想一定是這把火鉗將我迷住了。（她將火鉗

放下。)

馬奇本克斯 這東西叫我看了害怕，不安。

康蒂姐 那你爲什麼不早說呢？我早就可以放下來的。

馬奇本克斯 我怕使得你也感覺不安呢。這個東西看來好像一件武器。如果我是一位古代的英雄，我就要將一把出鞘寶劍放在我們中間。要是莫賴爾進來，他會想到，因爲我們之間沒有寶劍，所以她才高舉着火鉗呢。

康蒂姐 (驚訝)什麼！(很迷惑的看他一眼)我有點不大明白。你的那幾首十四行詩，弄得我昏憤糊塗。我們之間爲什麼要放一把寶劍呢？

馬奇本克斯 (不作正面回答)哦，沒有什麼。(他俯身檢起原稿。)

康蒂姐 尤競，你再放下來吧。我對於詩的嗜好，那怕是你的詩吧。實在有限得很。

你唸詩給我聽，足有兩個多鐘頭了——自從詹姆士走了以後，你就開始唸的。我需
要談話。

馬奇本克斯 (起立，惶然) 不，我不應該和你談話。(他茫然四顧，忽然又說。)

我想，我要到公園裏去走一遭兒。(他走向門口去。)

康蒂妲 亂說；公園裏早就關門了。來坐在壁爐毯上，像平常一樣談談月光吧。我要

娛樂。你需要嗎？

馬奇本克斯 (半是恐懼，半是狂喜。) 是的。

康蒂妲 那末，過來吧。(她將椅子往後一拖，讓出地方。他先躊躇着；然後胆怯怯的躺在壁爐前的地毯上，仰面，頭擱在她的膝上，仰望着她。)

馬奇本克斯 哦，今天晚上，因為我是在做正事，所以非常苦惱。現在我做了錯事；而心上反倒很快活了。

康蒂妲 (聞而樂之，意態溫柔。) 對了；我相信，你自己覺得是一個長成大人模樣的，壞心眼兒的騙子呢——而且因此頗為驕傲，是不是？

馬奇本克斯 (連忙抬起頭來，轉過一點，端詳她。) 小心點兒。我實在比你年長得

多，只怕你還不知道呢。（他隨着轉過身子，緊握着手，手臂擱在她的膝上，衝動越來越強，血液開始沸騰，說道。）我可以說些壞話給你聽嗎？

康蒂姐（並無一點畏懼與冷淡之色，而十分尊重他的熱情，但是含有一種賢慧婦人的幽默。）不。可是你心上真實感覺到的，你只管說好了。不論什麼事情，只管直說。只要你說的是真心話，而不是做作出來的一種姿態——一種風流多情的姿態，一種不存好心的姿態，甚至一種諱的姿態——那末，我並不害怕。我叫你拿你的名譽和真誠來打賭。現在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馬奇本克斯（他的眼睛閃出令人哀憐的靈性之光，而他那嘴唇上和鼻孔上的急切熱烈的表情，頓時全消。）哦，現在我什麼都不能說了；我所要說的每一個字，不是屬於這種姿態，就是屬於那種姿態——只除開那三個字。

康蒂姐 那三個字？

馬奇本克斯（只顧說出那美妙的名字，悠然忘形。）康蒂姐，康蒂姐，康蒂姐，康

蒂姬。我現在必須要叫出來了，再說，你曾經叫我拿我的名譽和真誠來打賭；我從來不會想到或感覺到你是莫賴爾太太；而總是康蒂姬。

康蒂姬

那自然咯。你現在有什麼話要對康蒂姬說呢？

馬奇本克斯

除了呼喚你的芳名千萬遍之外，沒有什麼可說。你覺不覺得，每叫一遍，就像向你祈禱似的？

康蒂姬

你能夠祈禱，使你很幸福嗎？

馬奇本克斯

對了，很幸福。

康蒂姬

那末，幸福就是你祈禱的報酬。你還需要別的報酬嗎？

馬奇本克斯

（幸福之至）不；我已昇到天堂，在天上不知需要爲何物。（莫賴爾進來。他停在門口，一眼看見這種情景。）

莫賴爾

（莊重而自抑制）我希望沒有打擾你們吧。（康蒂姬驚起，但無窘狀，大笑解嘲。尤競仍跪於地，雙手扶椅，以防傾倒，跪着不動，只張大着嘴疑視莫賴爾。）

康蒂姐（一壁起立，一壁說。）哦，詹姆士，我給你嚇了一跳！我和尤競談得正起勁，竟沒有聽到你的前門鈴匙響聲。大會的結果怎麼樣？你講得好嗎？

莫賴爾 我一輩子都沒有這一次好。

康蒂姐 那太好了！募捐到多少錢？

莫賴爾 我忘了問他們。

康蒂姐（向尤競）他一定是講得好極了，要不然他決不會忘掉的。（向莫賴爾）還有些人到那裏去了？

莫賴爾 他們比我先走，老早就走了；我還怕我脫不了身呢。我想他們正在什麼地方吃宵夜吧。

康蒂姐（用談家常的口氣說）哦，那樣的話，瑪麗儘可以去睡了。我去告訴她。（她走向廚房去。）

莫賴爾 (目光嚴峻，向下看着馬奇本克斯。) 唔？

馬奇本克斯 (交腿坐在壁爐毯上，對着莫賴爾，泰然自若——甚至露出頑皮的滑稽

神氣。) 唔？

莫賴爾 你現在有什麼說的？

馬奇本克斯 別的沒有什麼，只有一句話，就是我在私下裏做了一個傻瓜，而你却在

大庭廣衆之間做了一個傻瓜。

莫賴爾 我想，方法不盡相同的吧。

馬奇本克斯 (很熟烈的，爬將起來。) 完全全一樣。我正像你一樣在扮裝一個正

人君子呢。當你現出豪放氣概將我和康蒂姐留在這裏的時候——

莫賴爾 (不自禁的) 康蒂姐？

馬奇本克斯 哦，對了：我甚至大胆叫她的名字，豪放氣概是傳染的；我從你那裏傳

染到這種病。我賭咒凡是我在你背後所說的話，沒有一個字不是在一個月以前當着

你的面說過的。

莫賴爾 你遵守了你的誓言嗎？

馬奇本克斯 (突然坐在安樂椅背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姿勢) 我真蠢，一向遵守誓言，

直到大約十分鐘以前。我先是拚命的唸詩給她聽——唸我自己的詩以及別人的詩——以避免談話。我站在天堂門外，不肯進去。哦，你真想不到那是多麼可怕，多麼

麼難受呀！後來——

莫賴爾 (心上急於要知下文，但表面却竭力鎮定) 後來？

馬奇本克斯 (意興索然，很呆板的坐到椅子裏去) 後來她不耐煩我再唸給她聽了。

莫賴爾 而你終究進了天堂之門？

馬奇本克斯 對了。

莫賴爾 啊？(凶狠的) 說呀，你這個人哪；你對於我全無一點心肝嗎？

馬奇本克斯 (柔和的而似音樂的) 後來她變成一位天使；一把噴火寶劍四處旋轉，

所以我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因為我看見所謂天堂之門，實在就是地獄之門。

莫賴爾 （得意洋洋）她拒絕了你？

馬奇本克斯 （起立，竭力表示輕蔑。）沒有，你這呆瓜；如果她拒絕了我，我就根本不會看出我早已進了天堂了。拒絕我！你以為那樣就可以拯救我嗎——貞潔的憤怒！哦，你是不配和她生存在同一個世界裏的。（他轉身走到房子的那邊去，現出鄙夷之狀。）

莫賴爾 （在原處悄然注意着他）尤競，你以為辱罵了我，就抬高了你的身份了嗎？

馬奇本克斯 第一千零一段聖經，現在宣讀完畢。莫賴爾，我根本並不看重你的說教；我相信，我可以說得更好。我所要見的人，是康蒂姐所嫁的那個人。

莫賴爾 那個人？你是指我嗎？

馬奇本克斯 我並不是指詹姆士·馬伏·莫賴爾牧師，道德家和空談家。我是指詹姆士牧師在他的黑外套裏所隱藏着的真我——就是康蒂姐所愛的那個人。你總不能使

得像康蒂如那樣的女人，只是因為你的領子扣在後面而不扣在前面，就愛上了你呀。

莫賴爾：（勇敢而堅定）想當年康蒂如答應嫁我的時候，我像你現在所看見的一樣是個道德家和空談家。我當時也穿了黑外套，領子扣在後面而不扣在前面。你以為我是我不忠於職守，她會更愛我嗎？

馬奇本克斯：（坐在沙發上，懸着足踝。）哦，那是她饒恕了你，好比她饒恕我是二個懦夫，一個弱者，或如你所說的一個哭哭啼啼的小子一樣。（夢幻的）像那樣的女人，她有神明的真知灼見；她愛我們的靈魂，而不愛我們的愚昧，虛榮和幻覺。也不愛我們的領子和外套，或是裹在我們身上的什麼一種襪襪衣衫。（他回想了下，然後專心致志轉身來盤問莫賴爾。）我倒要你告訴我一個明白，你怎麼樣衝過那把阻我前進的噴火寶劍的。

莫賴爾：（含意甚深）也許是因為我在十分鐘的最後一瞬間，沒有給人衝散的緣故

吧。

馬奇本克斯

（吃驚）什麼！

莫賴爾

人儘可以爬到最高峯，但他不能常留在那裏。

馬奇本克斯

那是假話；人可以永遠留在那裏，而且唯有在那裏才可久留。人若不到

極峯，他就沒有片刻安寧，亦無生命的靜默的光榮。要是我不在最高峯上逗留，請

問我到那裏去消磨我的時光？

莫賴爾

到廚房裏去，切臭葱，上燈油。

馬奇本克斯

或者站在講台上，洗刷平凡塵俗的靈魂？

莫賴爾

對了，正是那樣。我站在講台上做那種工作，才使我獲得那燦爛輝煌的一瞬

間，以及在那一瞬間要求她愛我的權利。我並不賒欠那一瞬間，也不利用那一瞬間

去偷竊別人的幸福。

馬奇本克斯

（頗覺厭惡，轉身向火走去。）我很相信你做這種交易，倒像買上磅乳

磨一樣的誠實。(他走到壁爐地毯邊上停住，背向着莫賴爾，沉思的自語道。)我
只能像乞丐一樣的去求她。

莫賴爾 (驚起) 一個凍得快死的乞丐向她要求圍巾！

馬奇本克斯 (轉身向他，頗為驚異。) 多謝你潤色我的詩句。對了，如果你喜歡的
話，不妨照改，一個凍得快死的乞丐，向她要求圍巾。

莫賴爾 (激昂的) 而她却拒絕了。我要告訴你她是怎樣拒絕的嗎？我可以用地自己
的話為證。那是因為——

馬奇本克斯 她並沒有拒絕。

莫賴爾 並沒有！

馬奇本克斯 (她對我是有求必應：她的圍巾，她的翅膀，她頭上的明星的花冠，她手
裏的潔白的百合，她脚下的半鈎新月——)

賴爾 (抓住他) 對我說實話：我的太太到底是我的太太。我不要再聽你那套詩的

濫調了。我很明白，如果我已經失去了她的愛，而你卻得到了她的愛，那末沒有什麼法律會來束縛她的。

馬奇本克斯 （很古怪的，但既不害怕又不抗拒。）莫賴爾，請你抓我襯衫的領子吧；事後她會給我整理的，正像今天早晨一樣。（現出安靜的狂喜狀。）我會感覺到她的玉手在撫摸我。

莫賴爾 你這個小鬼，你知道對我說這種話是多麼危險啊！要不然（忽生憂懼）你怎麼會變得這樣大胆呀？

馬奇本克斯 我現在不怕了。我從前不喜歡你，所以你要碰我的時候，我就避開。可是今天我看出來了——當她折磨你的時候——你是愛她的。從那時候起，我就成了你的朋友；只要你喜歡，掐死我也無妨。

莫賴爾 （放開他）尤競：如果那不是一句毫無心肝的謊話——如果你還有一點人類的感情的話——請你告訴我好嗎，當我不在家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馬奇本克斯 發生了什麼事！啊，一把噴火寶劍！（莫賴爾急得躁腳）好吧，說老實話，我那樣高雅的愛她，只願陶醉在那種愛情的幸福之中，此外更無所求。而當我還沒有來得及從那最高峯上走下來的時候，你就進來了。

莫賴爾 （深感痛苦）這樣說來，大局依然未定，仍是一個疑團，叫人放心不下，痛苦不堪。

馬奇本克斯 痛苦！我是一個最幸福的人，我現在不再需求更大的幸福。（感情爆發）哦，我們兩人都對她斷念了吧。我們爲什麼要逼着她，在像我這樣一個精神失常、身體孱弱的小病夫，和像你那樣冥頑不靈的牧師之間，選擇一個呢？讓我們走遍天下，你向東我向西，爲她物色一位珠聯璧合的意中人——一位長着紫翼的天使長

莫賴爾 胡說亂道！哦，要是她果真發了瘋要離開我跟你去，那末誰來保護她呢？誰來幫助她？誰來爲她工作？誰來做她孩子的父親呢？（他心煩意亂的坐在沙發上，

手肘放在膝上，兩隻緊握着的拳支着他的頭部。）

馬奇本克斯

（狂亂的捻着手指作響以示輕蔑）她就不會問這些無聊的問題。她呀？

她要保護別人，幫助別人，而爲別人工作——她要別人給她孩子，讓她去保護，幫

助和工作。比如說，一個又變成小孩的大人。哦，你這個傻瓜，你這個傻瓜，你這

個三重的傻瓜！莫賴爾，我就是那一個人，我就是那一個人。（他很興奮的，手舞足蹈，

踏，大聲嚷着。）你簡直不懂得女人是怎麼樣的。請她來吧，莫賴爾，請她來在俟

我之間選擇一個——（門開處，康蒂妲入。他忽然停止，呆若木雞。）

康蒂妲（覺得有趣，站在門檻那裏。）尤競，天哪，你怎麼啦？

馬奇本克斯

（神情古怪）詹姆士和我正在舉行一個說教比賽呢，而他漸漸失敗了。

（康蒂妲立刻轉眼去看莫賴爾，見他愁容滿面，她便急忙走到他那裏去，非常惱怒

，嚴詞斥責馬奇本克斯。）

康蒂妲……你惹煩了他了。現在我不准你這樣。尤競，你聽到沒有？本雞將手放在莫賴

爾肩土，在煩惱之際，竟完全忘了她的爲妻之道。誰都不准惹我的孩兒，我一定
要保護他的。

莫賴爾 (很傲慢的站起來) 保護！

康蒂姐 (沒有注意他——向尤競) 你剛才說了什麼話呀？

馬奇本克斯 (驚恐的) 沒有什麼。我——

康蒂姐 尤競！沒有什麼？

馬奇本克斯 (悽然) 我是說——我——我很抱歉。我下回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我以後不惹他就是。

莫賴爾 (忽然向尤競搶上一步) 不惹我！你這本——

康蒂姐 (阻止他) 噓！——不，詹姆士！讓我來和他交涉。

馬奇本克斯 哦，你沒有生我的氣吧，生氣沒有？

康蒂姐 (嚴厲的) 是的，我生氣了——俱生氣。我倒很想把你撵出這間屋子去呢。

莫賴爾 (鑒於康蒂姐的魄力，不覺吃驚；且想到藉她之方使自己轉危為安，亦覺

滋味不佳。) 別生氣，康蒂姐，別生氣了。我自有辦法。

康蒂姐 (愛撫他) 對了，親愛的；你當然有辦法。可是你犯不着憂煩苦惱呀。

馬奇本克斯 (幾至淚下，轉身向門。) 我走就是了。

康蒂姐 哦，你無需走；我不能在這深更半夜趕你出去。(激烈的) 羞呀！你好不害

羞！

馬奇本克斯 (絕望的) 可是我做了什麼錯事呀？

康蒂姐 我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彷彿像我在這裏親眼看見的一樣清楚。哦，那真

無聊！你像一個小孩；閉不住嘴。

馬奇本克斯 我要是給你一剎那的痛苦，那我寧願萬死。

康蒂姐 (對此稚氣，表示無限輕蔑。) 你死了對我有多大好處啊！

莫賴爾 康蒂姐，我親愛的；這種吵嘴，似乎不很相宜。這是兩個男人之間的糾紛。

由我來解決，最是合式。

康蒂姐 兩個男人！你叫那個是男人嗎？（向尤競）你這個壞孩子！

馬奇本克斯 （被責罵後，反很奇妙的覺得又親熱又胆壯。）要是你罵我像一個孩子，那我就得找一個孩子的藉口。他先開的頭。而且他比我大呀。

康蒂姐 （她對莫賴爾的品格發生疑慮，信心因之稍減。）那不會的吧。（向莫賴爾）

詹姆士，不是你開的頭吧？

莫賴爾 （輕蔑的）不是。

馬奇本克斯 （憤怒的）哦！

莫賴爾 （向尤競）你先開的頭——今天早上。（康蒂姐從這句話立刻聯想到他在下午

很神祕的提到尤競早上所說的話，便很疑心的望着他。莫賴爾繼續說下去，特別現出自身優越之處被人冒犯的神氣。）但是你說的第二點，倒是真的。兩人之間，自然算我最大，而且我希望，康蒂姐，我是強者。所以你最好將這件事交給我手裏

吧。

唐蒂姐（仍安慰他）是的，親愛的；不過——（苦惱的）我不明白今天早上的事情。

莫賴爾（大聲叱責她）你無需明白；我親愛的。

唐蒂姐（可是詹姆士，我——）（大門口鈴聲響）哦，討厭！他們都回來了。（她出去給他們開門。）

馬奇本克斯（趨向莫賴爾）哦，莫賴爾，真可怕呀！她跟我們生氣了；她恨我。我怎麼辦呢？

莫賴爾（現出古怪的絕望神氣，抓着自己的頭髮。）尤競，我的頭在打轉呢。我馬上就要放聲大笑了。（他在室中來回踱步。）

馬奇本克斯（很耽憂的追隨他）不，不要；她會以為我逼得你神經錯亂的。別笑吧。（忽聞門外喧笑聲自遠而近。勒克西·密爾目光閃閃燦燦，精神異常興奮，借波

吉爾及：(淚) 普羅塞囉油膩，百鳴得意，倒神思倦，清睡，隨後跟着迦納特小姐，穿戴

着最華麗的甲克和帽子，她的眼睛雖轉瞬，但顯然滿懷憂懼，她的書卷着板真

打字機的桌子，一手放在桌上以撐住身體，一手放在前額上，似略覺疲憊暈眩。馬

奇本克斯又發胆怯病，躲到靠窗牆角落裏，那裏放着莫賴爾的書籍。(拉他的手) 您今天這篇演說，真是何等

勒克西 (淡趣的) 莫賴爾，恭喜，恭喜。(拉他的手) 您今天這篇演說，真是何等

美妙，鼓舞人心呀！雖不能說絕後，却算是空前的了。

波吉斯 確是如此，詹姆斯，真叫我眼睜睜的直聽到末一個字。對不對，迦納特小

姐？

普羅塞囉 (厭煩的) 哦，我並沒有去留心你，我正忙着記錄呢。(她取出筆記簿來)

哭喪着臉望着那些速記字母。)

莫賴爾 我講得太快了吧，普羅塞囉？

普羅塞囉 真太快了。您知道我在一分鐘之內，只能記九十個字，多了就不成。(她

愆然將那速記簿丟在打字機旁，以便明晨整理，心上方覺輕鬆舒服。

莫賴爾（安慰她）哦，得了，得了，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的。各位都吃了晚飯

了嗎？

勒克西 承蒙波吉斯先生的好意，邀我們到白爾格雷夫餐廳去吃了一餐豐盛的晚

飯。

波吉斯（現出過分慷慨的神氣）密爾先生，這何足掛齒。（謙遜）每次我作小小東

道時，總竭誠歡迎您來賞光。

普羅塞派 我們還喝了香檳酒呢，我從來沒有嘗過。我覺得有點兒頭暈。

莫賴爾（驚奇）一頓香檳酒席！那太美了，是不是因為我那滔滔不絕的口才，方纔

引出這頓窮極奢侈的口福來的呢？

勒克西（字斟句酌的）您的口才，波吉斯先生的盛意，（一時興起，又來樂趣。）莫

賴爾，那位主席真是好極了！他和我們一同去吃了晚飯。

莫賴爾 (望着波吉斯，含意深遠。) 哦——哦，主席！現在我可明白了。(波吉斯

很不滿的乾咳嗽，藉以掩飾深喜自己具有外交伎倆的得意情狀，便退到火爐邊去。

勒克西兩臂交叉，斜倚書櫃，興高采烈。康蒂姐托着盤子進來，盤裏放着玻璃杯，

檸檬，一盞熱水。

康蒂姐 誰要喝檸檬水？你們是知道我們的規矩的；滴酒不沾，(她將盤放在桌上，

拿起擠檸檬汁的器具，用詢問的眼光望着衆人。)

莫賴爾 不必囉，親愛的。他們都喝了香檳了。普羅雪已經破了戒了。

康蒂姐 (向普羅塞派) 你說你喝了香檳，是說着頑兒的吧？

普羅塞派 (頑固的) 不，我真喝了的。我只戒啤酒，不戒香檳。我不喜歡啤酒。莫

賴爾先生，有什麼信要我給您寫回信嗎？

莫賴爾 今晚上沒有了。

普羅塞派 好吧。各位晚安。

勒克西 (殷勤的) 我送你回府好不好，迦納特小姐？

普羅塞派 不，多謝你。今晚上我和別人在一起，總有點不放心。我該不灌那黃湯就

好了。(她挺身出門。)

波吉斯 (忿然) 自然是黃湯咯！那個丫頭真不知道什麼叫做香檳！波麥利和格利諾

牌的香檳，十二先令六便士一瓶。她幾乎一口氣就喝了兩杯。

葉賴爾 (有點不放心她) 勒克西，你去照顧她一下吧。

勒克西 (驚惶) 不過要是她果真十比方說她在太街上就唱起歌來，或是瘋瘋癲癲的

那怎麼辦呢？

葉賴爾 正是這樣：她會做得出來的，所以你最好還是一路照顧她，送她平安到家囉

康蒂她 送她去吧，勒克西：你是個好人。(她拉他的手，將他輕輕送至門口。)

勒克西 送她回去，顯然是責無旁貸了。我希望實在情形並不這樣嚴重，非我送她回

家不可。莫賴爾太太，晚安。（向其餘的人）晚安。（他走出去。康蒂姐關門。）

波吉斯 他喝上兩口以後，那一股子異乎尋常的虔誠勁兒，竟爆發出來了。（他丟開這個題目，急忙離開火爐。）好吧，詹姆士，現在是關門的時候了。馬奇本克斯先生，我要不要陪您走一段路呢？

馬奇本克斯

（驚恐的）對了，我該走了。（他急忙走向門去，但康蒂姐却擋在門口截住他的去路。）

康蒂姐

（沉靜而有威嚴）你去坐下。不忙走呢。

馬奇本克斯

（畏縮的）不是的；我——我並不真的要走。（他回到房裏來，怪可憐的坐在沙發上。）

康蒂姐

爸爸，馬奇本克斯先生今晚在我們這裏歇了。

波吉斯

哦，好吧，那我可要走了。詹姆士，再會吧。（他和莫賴爾握手，走向尤蕭。）馬奇本克斯先生，叫他們給您床邊預備一盞燈；要是您半夜裏醒來發那種毛病

的時候，看見了燈，心上就可以得到安慰。祝愈晚安。

馬奇本克斯 多謝你；我一定遵命。波吉斯先生，晚安。（他們握手。波吉斯走到門口。）

康蒂姐 （她見莫賴爾在送波吉斯出去，便將他中途喚住。）你不要去了，親愛的；我給爸爸去穿外套吧。（她和波吉斯一同出去。）

馬奇本克斯 （莫賴爾，一幕恐怖的戲，就要開演了，你怕嗎？）

莫賴爾 一點不怕。

馬奇本克斯 我現在真是佩服你的勇氣。（他胆怯怯的站起來，乞憐似的伸出手來放在莫賴爾的前臂上。）助我一臂之力，莫賴爾。

莫賴爾 （輕輕推開他，很堅決的說。）尤競，各人自己想辦法。現在她必須在我我之間選擇一個了。（他走到房子那一邊，適康蒂姐入。尤競又坐在沙發上，循規蹈矩像一個犯了規怕受罰的學生。）

康蒂姐 (站在他們中間，招呼尤競道。) 你惹過嗎？

馬奇本克斯 (真摯的) 是的，難過得心都碎了。

康蒂姐 那末，好吧，我饒恕你了。現在你去睡覺吧，像一個小孩似的乖乖的；我要

草草和詹姆士談談關於你的事情。

馬奇本克斯 (異常驚惶失措的站起來) 哦，我不去睡，莫賴爾。我非得在這兒不可。

我決不走開，對她說呀！

康蒂姐 (證實了她的疑心) 對我說什麼？(尤競偷偷的避開她的眼光，她就轉過頭去)

莫賴爾 默然以自示意，將這問題詢莫賴爾。

莫賴爾 (毅然振作精神，以便應付僵局。) 我沒有別的什麼話對她說，只有一句 (

他說到這裏，他的聲音低沉，變作深思而悲涼的軟語。) 她是我的人間至寶——如

果她真正屬於我的話。

康蒂姐 (看見他又現出演說家的那付神氣，且將她當作聖馬太公會大會上的一個癩

讓者似的，就太不高興，很冷淡的說。）我敢相信，光是這幾句話，如果尤競說起來，決不會比你遜色呢。

馬奇本克斯（沮喪的）莫賴爾，她在笑我們呢。

莫賴爾（一時性起）沒有什麼可笑的。康蒂姐，你是在笑我們嗎？

康蒂姐（沉靜而有怒色）詹姆士，尤競倒是很機靈的。我希望我能夠大笑；不過我是否要大發脾氣，那可說不定了。（她走到壁爐邊，手臂斜倚着壁爐架，站在那裏，腳踏着爐圍，爾時尤競潛行至莫賴爾身旁，扯他的衣袖。）

馬奇本克斯（私語）算了，莫賴爾。我們不要說了。

莫賴爾（不屑去看他一眼，將他推開。）康蒂姐，我希望你不至於拿那個作爲威脅吧？

康蒂姐（加重警告）嚴話小心，詹姆士。尤競；我先叫你走的。你現在走嗎？

莫賴爾（堅決拒絕）他不准走。我要他留在這裏。

馬奇本克斯 我就走。我一切遵命。（他走向門口。）

康蒂姐 站住！（他照辦）你沒有聽見詹姆士說他要你留在這裏嗎？詹姆士是這裏的

主人。你難道不知道嗎？

馬奇本克斯 （滿懷青年詩人對於暴虐專制的忿怒，不禁面紅耳赤。）他有什麼權利

該做主人？

康蒂姐 （安靜的）告訴他呀，詹姆士。

莫賴爾 （突然吃了一驚）我親愛的：我不知我有什麼權利做主人，我並沒有承認這

種權利呀。

康蒂姐 （大加責備）你不知道！哦，詹姆士，詹姆士呀！（向尤競，沉思道。）我

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尤競，不；你太年輕了。好吧，我允許你留在這裏——留在

這裏學習學習。（她從壁爐那裏走出來，站在他們中間。）怎麼一回事呀？來；告

訴我聽。

馬奇本克斯

(嘶聲向德低語) 別告訴她。

康蒂姐

來。說吧！

莫賴爾

(緩緩的) 我本來先想打你一聲招呼，康蒂姐，免得引起誤會。

康蒂姐

是的，親愛的；我相信你已經打過我的招呼了。但是請你放心；我不會誤會

的。

莫賴爾

那末——呃——(他躊躇着，先以為大段解釋的話非常現成，可是現在却不

得一字。)

康蒂姐

唔？

莫賴爾

(果敢的) 尤竟聲明你和他戀愛。

馬奇本克斯

(瘋狂的) 不，不，不，不，決沒有的事，我並沒有說，莫賴爾太太；

那是假的。我說過我愛你，他不愛你。我說過我了解你，他不能了解你。而且我並

不是在你圍爐談話之後說的；我賭呢，我不是在那以後說的。而是在今天早上說

的。

康蒂姐 (恍然大悟) 今天早上！

馬奇本克斯 對了。(他望着她，求她信任，然後直率的說。) 我的領子給扯開了，

就是爲此。

康蒂姐 (稍停；因爲她不能立刻了解他的意義。) 他的領子！(她轉向莫賴爾，震

驚的) 哦，魯姆士；是你——(她不說下去)？

莫賴爾 (羞愧的) 你知道，康蒂姐，我有時候脾氣來了，簡直忍不住。再他說(戰

慄的) 你心上藐視我。

康蒂姐 (立刻轉向尤競) 這是你說的嗎？

馬奇本克斯 (驚怖的) 不是！

康蒂姐 (嚴厲的) 那末魯姆士說的是假話咯。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馬奇本克斯 不，不，我——我——(終於無可奈何的吐出真相) 我是指大尉的妻。

而且並不是在家裏；祇是當地看見大尉在衆人前面跳舞的時候，她心才藐視他的。

莫賴爾

（像辯論家那樣靈敏的抓住話柄）在衆人前面跳舞，康蒂姬；其實只因大家

害着——普羅雪的毛病，才來聽講，而他反而認爲靠他的佈道才打動了他們的心。

（她作抗辯勢；他連忙舉手阻止，大聲說道。）請你不要假裝作氣憤的樣子，康蒂

姬：——

康蒂姬

假裝！

莫賴爾

（繼續說）尤竟是對的。正像你在事後幾點鐘所說，他總是對的。凡他所說

的話，經你一說，無不更加美妙。這是一位詩人，什麼都懂；我是一個可憐的牧師，一竅不通。

康蒂姬

（憤憤的）難道你只因爲我一時開頑笑，照着那傻小子的口氣又說了幾句，

你就把他原來的話，認起真來嗎？

莫賴爾 那傻小子說起話來，有小孩一般的靈感，有蛇一般的狡猾。他曾經聲明你是屬於他而不屬於我；不管是否如此，我真怕不幸而言中。我不願過那疑惑憂慮的痛苦日子。我不願和你住在一起，而隱藏着一件祕密。我不甘心忍受那和人家爭風吃醋的奇恥大辱。我們已經商量好了——他和我——要你在我們中間隨便選擇一個。我靜候着你的決定。

康蒂姬 （緩緩退後一步；因為她的話裏雖含有真實情感，但表面上却極冠冕堂皇，她就硬起心來。）哦，要我來選擇嗎，是不是？那末據我猜想，我不屬於某甲就得屬於某乙，這一點是早已決定了的吧。

莫賴爾 （堅強的）決定了的。你必須選擇一個，一點不用含糊。

馬奇木克斯 （憂慮的）莫賴爾，你不明白。她的意思是說她屬於她自己。

康蒂姬 （轉向他）你馬上就可以明白，尤競，我的主人，我的意思是這樣，而且還不光是這樣呢。請問，我的兩位主人，你們拿什麼出來要我選擇呢？比方說是，我

公開拍賣。詹姆士，你出什麼價錢呀？

莫賴爾 （譴責的）康蒂……（他說不下去；淚珠滿眶滿喉；演說家竟成受傷的野獸）

。我說不出來——

康蒂姐 （由於衝動的走近他）呀，我最親愛的——

馬奇本克斯 （大為驚惶）別那樣子；那是不公平的。你不應該做出難過的樣子給她

看，莫賴爾。我也是像在受刑罰；但是我却並沒有哭呀。

莫賴爾 （集中所有的力量）對了，你說的一點不錯。我所要求的並不是憐憫。（他

推開康蒂姐。）

康蒂姐 （退回，掃興的）對不起，詹姆士；我的本意並不是要來碰你。我是等着你

出價錢呢。

莫賴爾 （雖謙遜而實自傲）我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你，只有我的力量可以保你的性

命，我的忠誠可以謀你的安全，我的才幹和勤勉可以維持你的生活，我的權威和地

位可以保持你的尊嚴。凡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所應獻給一個女人的，都盡於此矣。

康蒂姐：（悠閒安靜）而你呢，尤競？你貢獻什麼呢？

馬奇本克斯：我的柔弱！我的孤獨！我心靈上的需要！

康蒂姐：（動容）那倒是一個大價錢，尤競。我現在知道怎樣去選擇了。於是她停頓一下，細心端詳他們。似在權衡輕重。莫賴爾聽到尤競的語以後，崇高而自信已十變而為心碎的恐懼，毫無力量以掩飾他心上的憂慮。尤競亦緊張萬分，雖然不動聲色。

莫賴爾：（聲音哽咽）……從內心慘痛的深處，迸出一聲哀求。）康蒂呀！

馬奇本克斯：（異常聲戾，自言自語）懦夫！

康蒂姐：（意味深長）我委身於兩人中比較柔弱的一個。（尤競立刻猜透她的用意，臉色慘白，像那溶爐中的鋼鐵一般。）

莫賴爾：（現出萬事皆休的安謐神氣，俯首聽命。）我接受你的判決，康蒂姐。

康蒂姐，你明白嗎？尤競？

馬奇本克斯：哦，我覺得我是失敗了。他負擔不起這個責任。

莫賴爾：（不敢輕信，雖然拍起頭來。）康蒂姐，你是說我嗎？

康蒂姐：（微笑一下）現實且說我們像三個朋友一樣，痛痛快快的坐下來細談吧。（

莫賴爾：坐下來，親愛的。（莫賴爾從火爐邊將那張給小孩坐的椅子拉過來。）

給我端張椅子來，尤競。（他用手指着安樂椅。他不聲不響的，甚至冷淡無情的用

力將那椅子搬來放在莫賴爾旁邊稍後的地方。她坐下時他走到沙發那裏坐下，仍極

沉着而令火裏測高深。大家坐定之後，她用平靜穩重而溫柔的聲調，以鎮定他們的

心。）尤競，你還記得和我談過的你的身世：自從你的老奶媽死後，你是怎樣無人

照管，你的父母怎樣偏愛你那伶俐時髦的姊妹，以及你那飛黃騰達的兄弟；你在伊

頓學校讀書怎樣受苦；你的父親怎樣罰你挨餓以便逼你再回牛津大學；而你又是怎

樣只好過那極涼極醜的生活，孑然一身，寂寞孤苦，幾乎時常被入憎惡，受人誤解

可憐的孩子哪！

馬奇本克斯（忠於他那高貴清苦的命運，而無怨言。）我有我的書呀。我有大自然呀。而最後又和你萍水相逢。

康蒂迢 這會兒且談。現在我先要你看看這另外一個孩子——我的孩子——從小就是嬌生慣養了的。我們每兩個禮拜回去看他的父母一次。尤難，你得跟我們一起去，看一看那個家庭中的主角的許多相片。詹姆士嬰兒時代的相片——他是一切嬰兒中最了不起的一個。詹姆士八歲時榮膺學校首獎的相片。詹姆士十一歲時當隊長的相片。詹姆士第一次穿大禮服的相片。還有詹姆士各種榮譽的紀念相片。你知道他是多麼強壯——我希望他早上沒有打傷你——多麼聰明，多麼快樂！（語氣益趨鄭重）試問詹姆士的母親和他的三個姊妹，爲了要免除他的一切麻煩，讓他什麼事情不做，只管力求強壯，聰明和快樂，她們費了多少精力。而我一身兼做他的母親，他的三個姊妹，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的母親，試問我又受了多大犧牲。再問着

羅雪和瑪麗，那怕就在沒有客人來幫我們削葱的時候，家常瑣事是何等麻煩。再聞那些要來打擾瘡姆士，破壞他那美妙的教訓的商人，到底是誰來把他們敷衍出去的。凡是討好人家的事情，都由他去做；凡是得罪人家的事，就該我來辦。——爲他建築一座安樂，恩惠和愛情的堡壘，而我常在門口巡邏，驅除各種瑣屑的塵俗煩惱。我使他成爲這裏的主人，雖則他並不知道，而且剛才還不能對你說出所以然來。

（城言諷刺）而當他想到我——許會跟你一起走的時候，他唯一憂慮的是——我將變成什麼樣子！爲了勸誘我不要離開他起見，他就貢獻我——（同時側着身子）每說一句話，便愛撫一下他的頭。——用他的力量，保我的性命，用他的勤勉，維持我的生活，用他的地位，保持我的尊嚴，他的——（溫和的）呀，我將你那美麗的脖子壓得顛三倒四，不成樣子了，對嗎，我的寶貝？（他溫柔的將她的面頰依偎着他的面頰。）

莫麗爾 （情不自禁，雙膝跪在她的椅旁，現出天真率直的稚氣，擁抱着她。）這都

是真話，每一個字都是實情。我能有今日，完全是你手中的勞動。你心上的愛護所
造成的。你是我的妻子，我的母親，又是我的姊妹，你是人間對我的一切愛護的總
和。

康蒂姐（在他的懷抱中，笑問尤競道。）我是你的母親和你的姊妹嗎，尤競？

馬奇本克斯（作厭惡的凶猛之狀起立）呀，永遠不會這樣。那末，走吧，跟我走向

黑夜裏去吧！

康蒂姐（慌忙起立，將他揪住。）你不要就像這樣走了呀，尤競？

馬奇本克斯（他說話帶着宏亮的成人的聲音，不復是小孩的聲音。）我知道最後關

頭已經到了。凡是應該做的事，只急於要去做了。

莫賴爾（從地上爬起，驚恐。）康蒂姐，別讓他去做冒失的事。

康蒂姐（極爲自信，向尤競微笑。）哦，不必耽心。他已經學會了這那沒有幸福的生活了。

馬奇本克斯 我不再希求幸福，生命本身比幸福還高貴呢。詹姆士牧師；我雙手將幸福奉獻給你：我愛你，因為你已經將我所愛的一位女人的心填滿了。再會吧。（他走向門口。）

康蒂姬（從後邊還有一句話。（他站住，但並未向她轉身。）你多大年歲了，尤競？

馬奇本克斯 現在像地球一樣老。今天早上我是十八歲。

康蒂姬 （向他走去，站在他的背後，伸出一隻手來很親熱的摸着他的肩膀。）十八

歲！你願不願意，爲了我，根據我所對你說的那兩句話，做一首小詩嗎？你願不願意答應我，每當你想會我的時候，反覆低吟那首小詩呢？

馬奇本克斯 （站着不動）你且說吧。

康蒂姬 當我三十歲的時候，她就要變成四十五歲。當我六十歲的時候，她就要變成

七十五歲了。

馬奇本克斯 （向她轉身）百年之後，我們都是同年。但是我心上却蘊藏着一個更好

的祕密。現在讓我走吧。黑夜在外邊，等得不耐煩了。

康蒂妲……再會吧。（她兩手捧着他的臉；他猜到了她的用意，便屈着膝，讓她吻他的前額，然後他飛步向黑夜走去。她轉向莫賴爾，向他伸出兩臂。）呀，詹姆士！（他們擁抱。可是他們却不知道詩人心中的祕密。）

（幕落）

中西文藝叢書

趙清閣 主編

給有志於文藝的青年

佛羅朗著 田禽譯 定價卅二元

學習寫作的朋友們，你知道「文藝訓練的三要素」嗎？你知道「寫小說的方法」嗎？故事的高潮應該怎樣處理？怎樣選擇材料？作品如何方能使讀者感到興趣？

佛羅朗氏根據他幾十年的編輯和寫作經驗，給了我們寶貴的指示。本書在英出版後兩月內再版了三次。這保證本書有最高的價值。學習寫作的朋友和在校的同學們都應該精讀它。寫清通文字是你應具備的最低限度的能力。譯者田禽譯作極豐，文筆的清麗，的是寫作的模範文體。

方令儒譯 定價十八元

鐘

屠格涅夫，高爾基，司蒂汶等五位世界文豪的精選集。

不同的情趣，不同的筆調，每篇閃爍着不同的光彩。這本小書不但給你讀到優美的筆法，生動的故事。而且更可給你文學寫作的啓示。譯者方令儒是當代文壇的宿將，在每篇的後面他扼要的給作者及內容一個簡單的介紹尤為難得。

裏，一點不失其尊嚴與談諧的興致。她以冷靜的頭腦，判斷是與非善與惡，既不輕信，也無成見。要是你將這將近千封信讀完，你找不到一句誹謗的言語。他既不以裝扮驚人，亦從不採取一種姿勢。她雖是鋒利明睿，却從不以自己的名譽當作兒戲。這些信裏面所表現的她，除了一種過分的諧謔以外，別無第二弱點，而這弱點又應歸之於其愛女心過切——不祇是過切，簡直近乎驕傲與崇拜！

(三) 對於自然界的情趣——由這些信，我們明白瑟威尼夫人的嗜好。她是多未能領略自然界的美——我們常以為這十七世紀的浮華世界，對於自然界沒有情感。其實這也不盡然。這時代的巴黎人士亦極愛鄉野山林。許多富有的布爾喬亞，均在鄉郊有住宅。布滑洛與那芳騰皆有別墅在鄉村。那些貴族巨公每年總在自己的城堡裏消遙幾個月。這些在我們想像中總是披着漂亮的假髮，揮着花邊袖口的貴人，在這數月中却完全渡着鄉下紳士的生活，與農奴及牛馬常常發生接觸。因為人們常常與大自然相接觸，故大自然不能成為文學的特別材料。後代人因為社會生活工業化，非集中在城市不可。越與大自然相遠，就越覺得大自然可愛；是以有時對於大自然的愛好，幾乎成爲一種病態的崇拜。十七世紀的文學則尚無此弊。這時期對於大自然，祇是簡單地和平地愛好。這是一種溫柔深切的，而不含做作的愛好。可是有時，我們也遇着幾個作家，對於大自然的愛好，特別銳利熱烈，表現也特別明顯有致。瑟威尼夫人就是這末一個例外。她所生活過的鄉野，都由她那伶俐的頭腦，順心應手的筆墨，留下美妙的印象在人間。她

中西
叢書
文

康蒂姐

著者 蕭伯納

譯者 陸瘦竹

主編者 趙清閣

發行人 李旭昇

發行者 中西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 元

總局：成都祠堂街三十四號
分局：西安南院門三十九號

重慶戴家巷第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〇一〇號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一四七號